

导 读

庄子是战国时期道家学派的一位重要代表人物，是继老子之后先秦道家学派的集大成者。如果我们将哲学分为概念形态和想象形态的类别，那么可以说《老子》属于概念哲学，《庄子》则属于想象哲学。《庄子》所开辟的思想园地激起了后世无数心灵的回响，也成为现代生活宝贵的文化遗产。

一、作者生平

《庄子》一书分内、外、杂篇，共三十三篇，是庄子及其后学的作品。根据《史记·老子韩非列传》的记载，庄子，姓庄，名周，宋国蒙人，与梁惠王和齐宣王同时，曾做过蒙地漆园吏。但我们已无法找到关于他的家世渊源、师承源流和生卒年月的记述。幸好《庄子》一书中还保存了他本人的一些事迹和弟子受教时对其言行的记录，这些一鳞半爪的资

料给我们展现出庄子生活特殊的影像：生活的坎坷隐忍、心境的旷达洒脱和精神的自由独立。现实中的庄子生活贫穷，《山木》篇说他穿破衣弊履（“衣大布而补之”），《外物》篇说庄周穷得要去监河侯那里贷粟，《列御寇》篇说他处穷闾陋巷，饿得面黄肌瘦，靠织草鞋谋生度日。但当楚王欲以境内之事相累时，庄子却断然拒绝了显达的机会（《秋水》）。庄子抛弃世间的荣华，“不为轩冕肆志，不为穷约趋俗”（《缮性》），有着高超的生活志趣。

惠施是庄子重要的辩友，《庄子》中共记载有二人之间的七次辩论。《秋水》篇著名的“鱼之乐”的辩论反映出二人不同的认知态度，庄子偏于美学的观赏，而惠施则着重知识论的判断，他们在有用无用（《逍遥游》）、有情无情（《德充符》）、孔子是否励志用智（《寓言》）等问题上的争论也反映出二人不同的性格和立场。尽管如此，庄子与惠施之间也有着深厚的情谊，《徐无鬼》篇记载惠施去世后，庄子经过惠施墓，以郢人斫垩为喻追念亡友，感慨再也找不到可以对谈的人了，流露出纯厚真挚的情感。

庄子的思想丰富多彩，他所生活的宋国，正是中原文化与楚文化的交汇区域，楚文化表现出富丽奇伟的想象力，从文学特性上看，属于浪漫主义，而中原文化则更具现实主义的特色。两种文化的熏陶，使庄子的思想显得多彩而独特，其思想的繁复性，与儒家作为中原文化的单调性很不一样。宋国又是殷人的后裔，爱好艺术，他们的文化带着超现实的气韵，这种文化传统也对庄子的作品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庄子的创作多用神话作为素材，顾颉刚就认为，《庄子》一书是昆仑神话和蓬莱神话两大传统的融合^①。这些文化因素综合地影响着庄子，形成了他独特的浪漫主义文风和丰富的想象力，亦成为他蓬勃的思想源泉。

世人常以老庄并称，庄子哲学确实是从老子哲学发展而来的，但若论到哲学论题的深度、广度和多样性，庄子则大大超过了老子。庄子的

生活环境比老子的境遇更为惨烈，当时周朝名存实亡，诸侯纷争，战事频仍，社会动荡，正如孟子所说“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孟子·梁惠王下》）。庄子所处的宋国是一个小国，外部经常受到齐、魏、秦等霸强的欺凌，内部受到宋王偃的暴虐统治（史书称之为“桀宋”），庄子也说“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在宥》）。身处政治黑暗、尔虞我诈、民不聊生的环境中，庄子的忧患感超过先秦诸子其他各家，他对昏君乱相及趋炎附势之徒无比憎恶，而对苦难中的平民弱士寄予了无限的同情。庄子所处的社会环境很像存在主义者在经历世界大战的普遍灾难之后所描绘的人类的“极端情境”（extreme situation），在战祸连绵的战国时代，危机感是普遍存在的，像庄子这样的知识分子对这种“极端”情况有着更为深切而敏锐的感受，这是形成他避世态度的根本原因。

由于庄子处于这危机四伏的环境中，因而如何避免“中于机辟，死于罔罟”（《逍遥游》）的悲剧命运就成为他所忧虑的一个核心问题。面对不幸的现实，庄子追求着“逍遥游”的境界，然而他表面看来悠然自适，内心却充满着处世的忧患感。在《庄子》内篇中，《人间世》表达了知识分子不可推卸的使命感及其悲剧命运，《应帝王》崇尚“游于无有”的无治状态，《齐物论》在于打破自我中心而臻于人我平齐之境，《养生主》晓喻养神之理，《德充符》破除外形残全的观念，重视人的内在价值，并强调心灵美，《大宗师》描绘真人的人格风貌，阐述死生如一及“天人合一”之境。庄子对社会现实的深刻批判、对知识分子在乱世中的命运的关切，都说明他对社会人生仍有着深切的关怀，因此我们有理由说，庄子的生活态度并不是出世的，而是介于避世与入世（“游世”）之间的。他要在权力结构的笼罩下保持人格的独立，保持无欲则刚的心灵和清醒的头脑，避免沦为工具价值或市场价值。庄子更从宇宙的规模来把握人的存在，使人的精神从现实中升华，以艺术的心灵、审美的目光来观照

事物。我个人深以为，庄子是整个世界思想史上最深刻的抗议分子，也是中国古代最具有自由性和民主性的哲学家。

二、版本源流

《庄子》一书最早的著录见于《汉书·艺文志》，载“《庄子》五十二篇”。我们现在看到的《庄子》，源于晋代郭象注本《庄子》，此本共三十三篇，其中分内篇七、外篇十五、杂篇十一。根据司马迁的记载，庄子“其著书十余万言”，而今本《庄子》仅六万五千多字，可见庄子的著作未能完整地流传下来。今查《吕氏春秋·必已》高诱注为五十二篇，唐代陆德明的《经典释文·叙录》称晋司马彪、孟氏注《庄子》也是五十二篇，可见汉代所传《庄子》多为五十二篇。今本三十三篇很有可能是晋代郭象修订的结果，日本高山寺古抄本郭象《天下》篇末跋语云：

庄子閔才命世，誠多英文伟词。正言若反，故一曲之士，不能暢其弘旨，而妄寔奇说。若《閔弈》《意修》之首，《卮言》《游鳧》《子胥》之篇，凡诸巧杂，若此之类，十分有三。或牵之令近，或迂之令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或出《淮南》，或辨形名，而参之高韵，龙蛇并御，且辞气鄙背，竟无深奥，而徒难知以困后蒙，令沉滞失乎流，岂所求庄子之意哉？故皆略而不存。

郭象在注释过程中对《庄子》文本也进行了编辑整理，将五十二篇《庄子》中文辞鄙薄、内容荒诞、容易影响读者关注力的内容删去，形成了今本《庄子》。根据《史记》的记载，《庄子》中应有《畏累虚》《亢桑子》两个篇名，这两篇都是空言设语，无关实事。其他有记载的《庄子》

逸篇还有《阙奔》《意修》《卮言》《游凫》《子胥》(见于上文郭象跋语,《经典释文·叙录》亦引)、《马捶》(见于《南史·文学传》)等等。

世传三十三篇《庄子》,成玄英《庄子序》称“内篇明于理本,外篇语其事迹,杂篇杂明于理事。内篇虽明理本,不无事迹;外篇虽明事迹,甚有妙理”,主张内、外、杂篇各有重点,内篇主要阐明庄子的思想主张,外篇中记录了庄子的事迹,而杂篇则联系具体事实来说明道理。但关于三十三篇的真伪问题的讨论,始出于宋代的苏轼,他认为杂篇中的《让王》《说剑》“浅陋不入于道”,而《渔父》《盗跖》诋毁孔子,均属伪作。一般而言,我们将《庄子》视为庄子学派的著作,以内篇为庄周本人的论著,外、杂篇为众弟子的作品汇编,其间甚或保留有庄周的札记和弟子的记述。

三、主要思想

庄子思想秉承老子而有所发展、有所变异,但在核心学说“道”的认识上完全是一脉相承的。老庄所谓的“道”,简单说可以归纳两点,一是指宇宙的本源,即宇宙最根本的存在,宇宙万物产生于“道”;二是指自然客观规律。关于“道”的“无为而无不为”的特性,由于庄子在阐述中从自然层面扩大到社会生活层面,致使这一思想出现了某些片面化和消极的倾向,因此我们常说的“老庄哲学”这一概念,无形之中也就打上了这一烙印,往往忽略了“老庄哲学”最本质的内核——对宇宙与自然的深刻认识。道的自然性与自发性,推翻了神的创造说与主宰说,这在人类思想史上迈进了一大步。

但是老子的道和庄子的道也有一定的差异。《庄子》中的“道”具有多重的意义,有的地方指宇宙的根源,有的地方指万物发展的规律,有的地方道就是整体性的意思。现象界的存在物是互相对立的,每一个物

象都有跟它相对的别的物象，每一个物象都以自己为“此”，以别的物象为“彼”。而道是整体的，没有跟它相对的东西，所以它超出于对立的关系，道是通而为一的。庄子更指出“万物殊理，道不私”（《则阳》），万物虽然样态千差万别，但有其共同依循之道，万物所寓的“理”即道，因此也指万物所具有的共通性。《逍遥游》的“旁礴万物以为一”、《齐物论》的“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德充符》的“万物皆一也”、《大宗师》的“天地之一气”、《知北游》的“通天下一气”、《天地》的“万物一府”、《秋水》的“万物一齐”等等，都是指整体（the whole one）而言。整个世界是一个整体，道是整体，各物是道的部分，因此从道的观点来看，事物没有分别相。有了人为的价值区别就会分割，就不是道了。

此外，老子的道，本体论与宇宙论的意味较重，而庄子则从主体透升上去成为一种宇宙精神，将道转化为心灵的境界。老子借“有”“无”这对独特的范畴来言说“道”，“有”“无”包含两个不同的层次，一是指道体的实存和道体的无限，一是指现象界的实存和物象中的虚空。《老子》第四十章说：“天下万物生于有，有生于无。”这里“有无相生”说明事物之间相反相成的关系，而“有生于无”则激发人们无穷的创造意志和创业精神。庄子也继承了老子的观念，将“道”称为“生生者”，并对老子的“有”“无”意义进行转化。为了凸显道体的“无”，庄子将老子作为道体的“有”下降为万有，并将老子生成论之有无关系转化为时空无限性的延展，打破老子以“无”为始的概念，上溯至“未始有无也者”“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齐物论》），从而形成一个无穷无限的时空，意在起人心胸，拓人眼界，开阔人的思想空间。庄子还将老子的“无”转为主体之最高精神境界，如《知北游》“予能有无矣，而未能无无也；及为无有矣，何从至此哉”。这里“有”“无”“无无”描写人三层不同的精神境界，庄子以为从“有”到“无”，就是使人在现实世界中尽可能少受到有形条件 and 无形因素的限制。庄子对“无”概念的转化，

显示出庄子精神已渐渐由老子的“实有形态”转向提升主体生命的“境界形态”。徐复观就说：“庄子主要的思想，将老子的客观的道，内在化而为人生的境界。”^②

庄子谈道，原是从认识出发，然而他的兴趣却并不在于讨论客观性的知识，他把道与人的关系扣得紧紧的，他并不使道成为一个高不可攀的挂空概念，只是描述体道以后的心灵状态，借此检讨主体心灵的境况。道因此成为人在体道后所产生的境界，亦即体道之后所达到的精神状态，人生所臻至的最高境界便成为道的境界。道的境界是从主体生命开发出来的，庄子多借人物的体验修养来呈现，应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刻画得道者的精神定力与心灵飞扬，但没有给我们描绘任何清晰的实现这一境界的过程。他一再宣称道是不可知、不可闻、不可问的，体道的境界纯粹是一种直觉式的内在经验，既无法复述，也无法与人交流。因而作为一个解释者或读者，如何去体会并展现庄子所提示的境界，确是相当困难的。我个人认为通达道的境界可能有以下几种途径：1. 去除内外的蔽障。主体生命活动应突破形躯的局限，消解由“成心”“我执”所产生的智性活动，超越俗情、欲情，化解情绪的搅扰，冲破现实的藩篱，求得精神的独立自主。2. 了解宇宙变化的真相。我们当了解物量的无穷、时间连接的无限流动、得失的无常。变化并不是一种消失，而是一种转化。3. 培养安时处顺的心态。在万化之中，不为爱乐情绪所困扰和系缚，以坦然的胸怀去面对死亡。4. 保持心灵的凝聚状态。透过虚静的工夫，使心灵凝聚含藏，凝敛创造的动力。

治身和治国是道家思想的两个主要部分。老子推天道以明人事，五千言主要是向当时的君主提建议书，所以《老子》是救世之书，要在论治道，并兼谈治身，但以治国为核心议题。庄子则以治身为本，他说“道之真以治身”（《让王》），重视生命的内涵，要保持内在精神状态的自得其适，这与他所处的时代环境是有很大的关系的。庄子学派关注的

重点在于生命的阐扬——所谓“达生之情”“达命之情”，在于对性命之情的张扬。形与心是生命中两个重要的组成部分，《达生》说“形全精复”，司马谈则提出“神本形具”的主张，在形体的基础上，高扬精神作用，正是继承庄子而来。在中国古典哲学中，“精神”一词首创于庄子。古人以为思维能力与精神作用均发自于心。庄子论心要在阐扬心神与心思的作用——心神活动创造人的精神生命；心思作用建立人的思想生命。心学是《庄子》内篇的核心议题，《逍遥游》论人的精神生命之广大自在、自由自适；《齐物论》谈思想生命的“相尊相蕴”；《养生主》论精神对生命的主导作用，篇末薪尽火传之说，即喻人的精神生命和思想生命的永续传递；《人间世》论伴君如伴虎，士人当免于沦为统治阶层的工具，不得已从仕途的老路中由治国转为治身，于是提出“心斋”之说。“心斋”境界的提出，也属于精神生命修养之最高境界，一如《大宗师》中“坐忘”之心境，而《德充符》通篇阐发生命内涵之充实，“常心”“灵府”就是心灵保持愉悦而生意勃发，“与物为春”。《应帝王》虽名为论治道，事实上仍以治心为要，提出“游心于淡”“至人之用心若镜，不将不迎”之说，正是以治心为治道之根本及基础。凡此都可见庄子心学之大旨。

庄子还首先提出“内圣外王”理想，后人常常误以为这是儒家的主张，事实上诸子百家都有其“内圣外王”之道，只不过由于各自的思想体系有别，从而表现出不同的“内圣外王”理想。在诸子之中，最早提示这一方向的是老子，《老子》第五十四章说：“修之于身，其德乃真；修之于家，其德乃余；修之于乡，其德乃长；修之于邦，其德乃丰；修之于天下，其德乃普。故以身观身，以家观家，以乡观乡，以邦观邦，以天下观天下。”明代释德清在《庄子内篇注》中说：“庄子之学，以‘内圣外王’为体用。”庄子的内圣之道，一方面是对世俗价值的无限舍弃，如果借用尼采的话，则是价值重估与价值转换；另一方面是无限的开放，即以一种开放的心灵，同于大通，从宇宙的规模把握人的存在。其重点

是使心灵的内涵得以开阔、提高与丰富化。庄子的内圣之学带有浓厚的艺术心境，艺术化人生，人生艺术化，是庄子的生命情调。庄子并不缺乏对社会的关怀和社会责任感，但他的外王之学只是余绪，从某种意义上讲，庄子的外王主张实际是外不王，如《在宥》所说“不得已而临莅天下，莫若无为”。庄子对政治权力有痛切的体认与剖析，深刻地揭示出人治、德治之弊以及刑治之害。他认为政治措施及政治权势之扩展造成了《马蹄》所说的马的死亡与《至乐》所说的鸟的死亡。因此，如何让人民能够安于常性、真情，自得其适地生活，是庄子非常关注的一个问题。与老子一样，庄子理想中的统治者收敛自己的权势意念，让人民更多的自生、自育、自长、自成，这就是庄子自由哲学的体现。因此庄子“内圣外王”的理想是十分独特的，它怀抱着“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天下》）的社会意识，又具有“配神明，醇天地”（《天下》）的宇宙精神。

关于人性的起源及其人的本性为何的论题，在春秋末的老、孔时代并未被显题化，仅呈现出隐含性的思想观念。后来在人文思潮的激荡下，到了孟、庄时代，人性论已成为哲学思考的中心问题。儒家以社会积习的善、恶价值判断附着在人性论上的观点，引起所谓性善与性恶的争论。庄子学派对人性做哲学性的解说，突出人性的真与美。《庚桑楚》明确提出“性者，生之质也”，将人性作为人生命的本质。与孟子、荀子不同，庄子学派以人类受命成性之初的真朴状态为人的本性实情，并将人性论放置在形上学的根基上进行讨论。《庄子》的性真说与《老子》一脉相承，《老子》言“真”仅有三处，从道体之真（第二十一章）、本性之真（第四十一章）到行为修养之真（第五十四章）。《庄子》言“真”多达四十五次。《让王》篇中庄子学派提出一句醒目又发人深省的话：“道之真以治身，其绪余以为国家。”作者目睹上流社会群起“危身弃生以殉物”有感而发，因而用“随珠弹雀”的典故，譬喻生命比外物更为重要，

从道德立场强调生命重于一切。《秋水》和《大宗师》篇中，则一再提出“反其真”的呼声，强调个体生命回归到宇宙生命，人们要持守天真的本性。庄子还要人们尊重天的本然性，同时要大家不忽视人为的重要。天人之间，应寻求一个可以和谐共生的方法，这个方法的答案就是“民以其真”——人们依其自然真性去生活。

可以看出，庄周之学要在开拓生命的内涵、提升精神的境界，并在天人关系中保持本真的生活形态。因此庄子学派并不像儒家那样，将仁义道德规范视为人生的终极目标，而只把它们视为人生旅途中一个寄宿的过程。他们强调人伦关系建立在真情至性的基础上，仁义孝慈的情感是在自然情境中产生的，因而《庄子》说“爱人利物之谓仁”，“端正而不知以为义，相爱而不知以为仁”（《天地》），强调仁义乃出自人的自然本性。

生死观也是庄子哲学的一个重要议题，《德充符》中说“死生亦大矣”，世俗的人群生活在倒悬的状态下，死亡的恐惧和生存的欲望将人类困住，“善吾生者，乃所以善吾死也”（《大宗师》）。庄子把生死视为自然的现象，认为生死的过程就像春夏秋冬四时的运行，是气之聚散的结果，气聚则生，气散则死。庄子现实生活中对死亡的态度也与他的哲学观念保持一致，《至乐》篇记载庄子妻死鼓盆而歌的故事。《列御寇》篇庄子将死，反对弟子厚葬，主张“以天地为棺槨，以日月为连璧，星辰为珠玑，万物为赍送”，与天地大化融而为一。《大宗师》中子祀、子舆、子犁、子来四位莫逆之交，以安时处顺的态度面对生死的拷问。《庄子》摆脱了鬼神对于人类生死命运的摆布，面对“死生无变于己”（《齐物论》）的现实，将关注的重点由肉体生命之延续转向精神生命之扩展，主张人应在有限的生命中用主体性的知来安顿内在生命。这种知，与客观的科学之知无关，而是对宇宙和人生做一根源性的把握，这就是“大知”或“真知”。在《齐物论》中，庄子对人的认知活动做了许多精辟

的检讨与批评，认为存有的实在性和认识之间有很大的距离，人的认知活动不应受空间的锁闭、时间的局限以及礼教的束缚，人们应突破“成心”的作用，对外在事物做客观的认知。由于主观意见的渗入和物象的流转不息，我们所能获得的只是相对性的意见，而非终极性的真相。要消解认识活动中的混淆，只有透过虚静的工夫，不断扩张心灵，如实地呈现外物的实况。庄子对主体心灵的强调，与其说是为了求得外在客观的知识，不如说是为了探索内在生命之真况。庄子不重感觉之知与推论之知，更重视内观之知，透过主体的自觉与自证，把握主观的精神。“真知”是主体对世界与人生深刻体验之后所展现出来的眼界和心量。“真知”能透过时代的迷雾和空间的拘囚，去了解人事物象的无常性及价值判断的无定性，透过一切相对的局限，超脱一切相对的束缚。“真知”使人了解人与自然的关系、知识与生命的关系，使人在自然的万化中安顿自身。“真知”了解物物之间的对待关系，超出事物的对立状态以体味和谐之美。

《庄子》言“情”，全书多达六十二处，论情之处几乎都是正面的意义。“情”字本身兼具“真”“实”和“感情”的双重意涵。《庄子》内篇言“情”条理明晰、脉络贯通，与外、杂篇一道形成完整的思想回路，于生命智慧中隐喻着伦理关照，于艺术境界中含藏着道德意蕴，开启了中国人性论史上绵延、波澜的抒情传统。内篇论“情”可划归为“人情”“天情”“道情”三个主要概念，三者之间又显现出逐层攀升的趋向^③。由人及天，由天及道，其间亦不乏着眼于天人视角的整体性思维。“人情”在描绘“神人”时，意指生命的本真状态；“天情”在讲论“死生”时，隐喻自然之实情；而“道情”在形上建构中，意指宇宙之深情。于《庄子》而言，生命（性命）渊源于天而稟赋于道，道具有“刻雕众形”（《大宗师》）的“生生”功能，所谓“道与之貌，天与之形”（《德充符》），人情亦是本于天情而源于道情的。由此，人情实然并应然地指向天情乃至

道情的意境，个体生命的情调只有与天地广博的情怀、宇宙深沉的情愫相贯通，才能返归其本真的状态。

内篇中“情”的语境意义，在外、杂篇中也有所发挥。例如《养生主》“天情”指向人内在本真之情实，“中纯实而反乎情，乐也”（《缮性》）中“情”亦指向发乎人性自然的真实情感，庄子同时以之为音乐的内在性基础。《徐无鬼》“修胸中之诚，以应天地之情而勿撓”，所谓“天地之情”乃意指天地万物存在之真实情态，也是道无所不在、无乎逃物的真实体现，而这不外即是《大宗师》所言“物之大情”以及道“有情有信”中“情”的语境意义。《骈拇》还提出“意仁义其非人情乎”，认为仁义道德应出于人的性情，是发自内心的。人群之间的伦常规范是本乎人情而合乎人性的，真情的流露即是本性的回归。因而个体生命驰骋于天地间，既需“任其性命之情”（《骈拇》），顺任本性，激发潜能，放达意境，又需“安其性命之情”（《在宥》），秉持伦常，相尊相蕴，汇通物我。

庄子论“情”的另一个重要意涵在于引出了“无情”之说，《德充符》有“有人之形，无人之情”之论。“无情”一说，恰是对“情”的超脱与提升的写照，其所需涤荡之“情”实乃负累之情，是封闭心灵和狭隘心境囿于人的视域、毁伤内在本性的好恶情欲，倡导人超脱于俗情而提升至道情、天情，从而回归人“有情而无形”（《齐物论》）的本根之处，体会天地之大美，培养宇宙之视野与心胸。如此则个体生命能够通向宇宙生命，个体小我能够通向天地之大我。

当我们提起道家，立即就与他们的“自然无为”联系在一起。老子提出“无为”来限制君权，是他对掌权者发出的切中时弊的警告，也是古代民主思想之萌芽。庄子的“无为”不再像老子那样向掌权者建言，而是转而与士人、百姓对话。庄子淡化了“无为”的政治内涵，将它转化为个体生命所能达到的逍遥自适的心境。比如《逍遥游》谈樗树之大用可以“彷徨乎无为其侧，逍遥乎寝卧其下”，“从容无为”（《在宥》），

“逍遥，无为也”（《天运》），这些都是以个体心境来描写“无为”之情状。《知北游》说“天地有大美……是故至人无为，大圣不作，观于天地之谓也”，至人体贴天地之美，“无为”也成为至人高度修养的审美心境。与“无为”一样，庄子将“自然”内化到人的精神世界，与个体生命之心境结合。先秦道家所说的自然有三层意涵：一为物理的自然，二为人文的自然，三为境界的自然。庄子所崇尚的并非全然是物理的自然，而多指人文的自然，比喻人性的自由伸展与人格的充分发展。他将“自然”引向人类的本性，强调无论治身还是治国都要顺应人的本性而为，自化、自为、自适、自得、自乐。比如“常因自然而不益生”（《德充符》）；“游心于淡，合气于漠，顺物自然而无容私焉”（《应帝王》）。在人的自性的议题上，老子仅着意于“自化”，其意涵更多的属于政治教化的范畴。庄子则指出万物无时无刻不在变化之中，不仅外在环境在不断变动着，人自身的内在因素也在变化不息中，人应在宇宙的变动中发挥自性，获得精神的安宁和快乐。这种自性的发挥，又将人文的自然提升到境界的自然。这些更具人文精神的转化，代表着庄子时代人类主体意识的觉醒。

庄子并不认为“道”高不可攀，“道”应是透过经验或体验的历程达到的一种境界，《庄子》运用许多生动的寓言描述人凭借专精的技艺可以呈现道境，如《养生主》之“庖丁解牛”、《达生》之“痾娄承蜩”“梓庆削木为鐻”、《天道》之“轮扁斫轮”、《徐无鬼》之“匠石运斤成风”、《知北游》之“大马之捶钩者”等等，这些匠人无不以其技艺的娴熟和专精而臻于出神入化的道境。庄子特别强调这些匠人三个共同的特性：一是学习技艺者时间的持续性，慎终如始，持守生命的主轴；二是艺能专精的磨炼，技巧的专精要在持久的学习进程中才能体现出来，在学习与天才之间，庄子并未着意天才的成分，而一再强调反复历练与长期实践的必要性；三是主体心境之培养，集气、养神、静心是学道者在创造过程中必须培养的心境。庄子学以求道的观念，冲破老子“为学日益，为道

日损”中“为学”与“为道”两分的状态，将二者联系起来，搭建起一条通向主体最高境界的通道。

《庄子》还为我们勾画了一个气象高远的世界，人们自得其得，自适其适，有着广大宽闲、悠然意远的气派，取消了天地、万物和我（客观与主体）的对立关系，达到物我两忘的境界。这种生命状态的获得需要生命内在心境的凝聚蓄养，《庄子》提出“性修反德”的主张，即通过修养心性的方法，持修“静”“明”“虚”的工夫，逐步将人的精神层次提升到“德”的最高境界。《人间世》在“心斋”中提出“唯道集虚”的重要命题，主旨是在表述心透过“听之以耳”，历经“听之以心”“听之以气”，达到与道结合的境界。所谓“唯道集虚”，意指透过心的专一，心灵就能与道结合，道就能落到虚的心境上。“集虚”工夫使耳目内敛，任清虚之气出入而无所用心，如是心灵不仅能够明晰透彻地观照外在的事物，如实地认识外在事物的情状，而且能够“徇耳目内通”——烛照内在的精神活动。《庄子》还反复谈及心性的静定作用，比如《德充符》说：“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静”的工夫才能排除外界的纷扰，使心神专一、思绪凝聚。在《天道》篇作了这样的比喻：“水静犹明，而况精神！”《庚桑楚》也有言“静则明”，都在强调透过虚静工夫，来达到内在明觉的心境。澄明之心得以体认这世界中群我关系乃互为彼此而相互依赖，进而“以明”之心得以观照各物乃彼此互为主体、相互会通，而达到“道通为一”的境界。庄子哲学通过心境持修的工夫，主体精神意境得以提升，领悟宇宙生命的普遍流行，实现对有限生命的无限超越，人类与大本大宗的天地和谐对应，呈现出和乐的情境，这种情境落实到人间，治世的艺术在于“人和”，在消解族群对立的国度里所呈现的和谐欢愉之气氛，是为“人乐”。

四、历史地位

庄子思想的内容异常丰富，他所提出或使用的概念范畴在形而上学、认识论、方法论、人生哲学等方面都有着重要影响。中国哲学史上的主要论题和基本概念很多都是由庄子引发的。庄子思想的原创性和内涵的丰富性，在中国哲学史上的重要地位是无人能及的。

司马迁评论庄子说：“其学无所不窥，然其要本归于老子之言。故其著书十余万言，大抵率寓言也……其言洸洋自恣以适己，故自王公大人不能器之。”庄子与孟子同一时期，但未见庄、孟二人互相提及对方，而郭象认为《庄子》一书“不经而为百家之冠”，虽没列入经的系统，却是百家中最为杰出者。《庄子》一书思想内容丰富，充满思辨性和想象力，为后世众多文人雅士喜爱，不仅成为道家思想的重要典籍，魏晋南北朝时，《庄子》与《老子》《周易》并称“三玄”，是时人谈玄的主要思想资源。唐以后更被称为《南华真经》，庄子也因此成为“南华真人”。佛教思想进入中土，道家有接引之功。民众借助《庄子》“格义”逐渐接受佛教的概念和思想，《庄子》也成为佛教中国化的重要媒介，庄、禅的会合更在隋唐产生了辉煌的文化成果。北宋儒学表面排斥佛道，却暗中援引老庄，无论在理论的建构和精神境界的提升上，《庄子》都产生了巨大的作用。而近代以来，严复引进自由、民主思想观念的同时，便已注意到将它们与母体中庄子文化的结合，章太炎则在《齐物论》中阐发“平等”思想，从《庄子》中寻找与西方文化相契合的元素，《庄子》也成为我们吸收消化异质文化的桥梁。自20世纪以来，以“道”为核心的中国文化与以“逻各斯”（Logos）为中心的西方哲学思维，从怀特海的年代到海德格尔和老庄思想的会通，开启了东西方异质文化对话的通道。

《庄子》对“任情”“安情”的呼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揭开了后世畅叙“情”意的历史序幕。魏晋时期以王弼、嵇康为代表的玄学家广

论“情”旨，将“情”的议题由哲学上的未显题化扩展至显题化并进而延伸到多个领域，由此形成情意激荡的人文传统，造就了中国人性论史上“一往情深”的“有情”时代^④。北宋之时，以张载、王安石和苏轼为代表的思想家，传承《庄子》“性情不离”的议题，以“旁通而统贯”的人性论学说，为“情”营造出积极而丰满的话语空间。明清时期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的“情本”思潮激发的抒情传统，将源于时代命运的坎坷以及个人遭遇的困苦、政治高压下内心的激荡、社会动荡下胸中的委屈，借助“情”的抒发而得到安顿。归根到底，这一传统肇端于《庄子》，是《庄子》“安所困苦哉”（《逍遥游》）的生命感怀及其天人视角的整体性思维，为文明传统注入绵延不绝的抒情血脉^⑤。

庄子的文体、文风和思想、性格与先秦诸子相比，都有许多特异之处。《庄子》中运用了大量的寓言、神话，用《天下》篇的话来说，就是“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恣纵而不觉”，表现出一种浪漫主义的风格。庄子非常善于运用丰富的想象力和文学的夸张手法，无论写情写景、写人写物，落笔奇妙，极具匠心。他的运笔，时而气势磅礴，时而非常细腻，峰回路转，顺当自如。他的文字，非常奇丽，富有节奏美感。他超越现实人间的关系、利害，以艺术的心态点化世象，构成中国传统美学所提倡的审美心理活动的主干。他所倡导的“无用之用”，与近现代西方美学中关于审美的无利害性、超功利性学说也有极大的相通处。因此，后代文学、美学、艺术从庄子那里得到了许多启发，庄子也成为中国古代文化中浪漫主义的主要源泉。

庄子哲学还表露出一种特殊的美意心境，“天地有大美而不言，四时有明法而不议，万物有成理而不说”（《知北游》），这样的天地视野和宇宙意识出于一种审美心的观照，它不局限于主体自身，不局限于客观事物，而是上溯到本根、本源之道。“天地有大美”，则天地间一切形态都可呈现美的踪迹。庄子看到天地间一切物象千姿万态、生机盎然，以审

美之心体察人和自然景物，他们之间便不再是认知意义上的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而是进入一种消融主客分别进而互为主体的状态。山水之乐，其充塞于宇宙之中，旨在传递一种审美的意境。在老庄“道德自然”的宇宙观、人生观的熏陶下，竹林名士更孕育了魏晋“越名教而任自然”的新时代哲学，同时影响着士人群体的审美自觉。其美艺情怀也深刻地影响了后世士人阶层的审美偏好，其品类之盛不止于山水，也扩展至园林，并以书画、诗词、歌赋等雅致的形式表现之。甚至，道教典籍中也有意识地描绘“洞天福地”的景象，将诸多美盛的山水景致视为神仙的栖居之所和修道的向往之境，山水进而承载了更丰富的人文意涵。从人性之美、天地之美到大道之美，我们可以深深地体味庄子达观的艺术人生。

总而言之，庄子哲理之思和美感体验贯穿于文学、艺术、美学等多个领域，最终汇合成为中国文人群体的庄子式的生活方式。在社会思想和人生态度上，庄子对时代的灾难有痛切的体会，对知识分子的命运有敏锐的感受，正因如此，庄子思想对后人影响深远，他的声音直到今天还能引发无限的共鸣。

五、时代价值

《庄子》思想并不仅仅是历史的存在，它在处理人与自然的关系、人与人的关系、人与自己的关系上极具启发性意义，仍然是当今中国精神世界和文化建设的重要组成部分，既参与着个人生命的安顿，又提供着处世的智慧，同时也能对当代社会的很多问题提供思考和反省。

1. 天人和谐

西方文化主张人与自然两分，而中国传统文化则主张“天人合一”，推崇和谐。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庄子强调“知天之所为，知人之所为

者，至矣”（《大宗师》），这就提醒我们既要了解自然的作用，也要了解人为的作用，这样才能真正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而不是将人类的欲望、行为妄加于自然之上。正如金岳霖在《中国哲学》一文中指出的，中国文化一向不将自然与人分割开来，西方则有一种征服自然的强烈愿望，将自然与人类隔离开来的看法带来了西方哲学中的人类中心论，对自然的片面征服让人性更加专断。他说：“如果我们想用堵塞的办法来征服自然，自然就会重重地报复我们；不久就会在这里那里出现裂缝，然后洪水滔天，山崩地裂。人的本性也是一样。”^⑥当代新道家的代表人物方东美也有相同的想法，他在《中国人的人生观》中对中西自然观和人性论进行比较，指出“我们对自然的了解与西方不同，‘自然’对我们来说，是普遍生命流行的境界”，“人和‘自然’之间没有任何隔阂，因为人类生命与宇宙生命乃是融贯互通的”^⑦。庄子的宇宙观、人生观的基本主张就在于强调人和自然是一气相通、不可分割的整体，所谓“天地者，万物之父母也”（《达生》），人应当尊重天地的自性，与天地和谐共生，进而保持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共处，以实现内心的和谐欢乐，这就是庄子倡导的最高境界。

2. 个性尊重

庄子强调道的“自本自根”（《大宗师》），又倡言“物固自生”（《在宥》）、“固将自化”（《秋水》）。《庄子》对于万物的自性、个体的殊异的发挥格外突出，如《田子方》“天之自高，地之自厚，日月之自明”；《秋水》篇中河伯与海若第四次对话中强调各物的“殊性”“殊技”。庄子特别珍视个体生命、个体意识的存在，他借多个寓言阐释个体差异的现实意义，呼唤对个性的理解和尊重。在他的寓言中，浑沌被好心的朋友倏、忽凿窍而死（《应帝王》），海鸟为热情的鲁侯庙觴而亡（《至乐》），对此庄子发出了“此以己养养鸟也，非以鸟养养鸟也”的感慨。

《齐物论》阐发了万物相对性的思想，所谓“齐物”乃不齐之齐，

乃殊异中求其同。“物无非彼，物无非是”，我们应从事物的显相中透视到隐相，从表层结构注意到深层结构，同时注意到任何事物都具有相互依赖的双向关系，反对独断论和绝对主义的立场。虽然说道家注重个体，但也重视整体的协同关系。《齐物论》的三籁正是天、地、人发出不同的音响而共谱一曲和谐的大乐章。庄子说“以道观之，物无贵贱”（《秋水》），而“物无贵贱”的提出是为了打破人间政治、社会中等级差异的观念，这一思想在长期的专制政体与宗法封建制度的历史进程中，一直是激荡人心的。清末以后，这些理念成为时代不可阻挡的人文思潮。

道家从个体的尊重到主体性的建立，而至于倡导互为主体，这些主张在庄子的思想中格外被显扬。成为中国哲学史上中坚思想的老庄之道所具有的自主性、自发性及其容公精神，落实到经验世界时，便成为现实人生活动的哲学理论依据。庄子对个体生命尊重的要求，一直是中国知识分子在逆境中奋斗的目标，老庄的个性自觉与独立精神，亦为时代所需要。

3. 开放心灵

《庄子》一书给人的重大收获之一，就是破除自我中心，使人从故步自封、自我局限的狭隘心境中透脱出来，开启了辽阔的思想空间和适意的精神领域。如《秋水》批评河伯“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齐物论》批评人们“终身役役”而不知其所归，唤醒人们不要在庸庸碌碌中迷失了自我，沉醉于偏狭的自我的满足。当我们进入庄子的世界，最特殊的感觉就是他给我们开启了一个无限宽广的思想领域和精神空间。我喜用“开放心灵”这一个语词来形容这种境界，开放的心灵才能开拓心的视野，接纳多重观点而不至由片面思考而囿于单边主义的独断作风。

尼采在《论道德的谱系》中说：“只存在一种带有视角的观察（a perspective seeing），只存在一种带有观点的认识（a perspective knowing）。而且，我们越是容许对一事物表露出不同的情感，我们越

能够接纳较多的眼光、不同的眼睛去观察同一事物，于是我们对这件事物的‘概念’、我们的‘客观性’就越加完整。”“使用较多的眼睛”“不同的眼光”去观察同一事物，反映了庄学多重观点的开阔视域。《逍遥游》“以游无穷”及大鹏迎风腾飞拉开一个“其远而无所至极”的视野；《齐物论》“十日并出，万物皆照”的开阔心胸以及“旁日月，挟宇宙”所表现的宏伟心态，凡此都是可着意之处。我们再看看其他篇章，如《大宗师》“坐忘”所呈现的“同于大通”境界，《德充符》“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的视角，也都是开放心灵的写照。

开阔的思路与宽容的胸怀是相互联系的，庄子延续了老子“容”和“公”的精神，倡言“万窍怒号”“吹万不同”，持“莫若以明”的开放心态，对各家异说采取兼容并蓄的态度。庄子的生命感虽不炽烈，却将生命的活力根植于源源不绝的道之中，道的流变、和谐和整体性的意涵，给生命以宇宙的视野，这种视野不但超越了个人自我中心，也同时去除了人类中心主义的本位和狭隘。在庄子这里，生命就是大鹏展翅般的开阔无垠，这种开阔性并不是鄙视凡俗，而是以包容之胸襟含纳差异，同情生命，展现出大仁至慈的人文关怀。

4. 自由平等

从远古到现代，“自由”“平等”一直是人类向往的美好情景。但人却一方面渴望自由自在的生活，另一方面又不断地给自己制造出数不清的格子来框住自己。社会的存在，常使原本广大无边的世界起对立、画格子。人的心思沉溺于人我、彼此、是非争执的漩涡中，使人不得自由。因此庄子讲自由，一方面是从政治上讲，一方面是从精神上讲。在政治上，庄子主张要依人的自然之性行事，要给人民以自由性、自主性，把从文化传统和社会关系的规范主义中解放出来。整部《庄子》对世俗价值做了一个根本的转化，重新评估传统价值。庄子鄙视世俗人群趋之若鹜的价值，对贪图荣华和贪求身安带来的精神焦虑做了深刻的反省和

批判，反对束缚人性的伦理系统和政治制度，强调人应透破阶层隶属性的规范系统，把握人的本性和存在意义。

除了现实政治上的自由渴望以外，庄子谈自由更多的是精神上的。《养生主》庄子描写水泽里的野雉，宁可“十步一啄，百步一饮”，也不愿被养在笼子里，那样虽然食得饱，饮得足，神态旺盛，却没有自由，并不自在。《秋水》里，庄子举井蛙拘于墟、夏虫笃于时、曲士束于教的例子，来形容人因为外加的束缚而丧失了精神的自由。他提出要求得精神自由，一方面要培养“隔离的智慧”，使精神从现实的束缚下提升出来，一方面还要对宇宙事物做一种根源性的把握。他大量使用“游”来表达精神的自由活动（“游”遍见于《庄子》全书，共出现一百零六次，犹如孔子倡“仁”，《论语》中高达一百零五次）。内篇中《人间世》出现“乘物以游心”的命题，实乃古典美学“神与物游”之先声；《应帝王》“游心于淡”或为古典美学“澄怀味象”之源头；《德充符》“游心乎德之和”是为道家所憧憬的天人和谐之精神境界。“游心于无穷”（《则阳》）、“游心于物之初”（《田子方》）、“游无何有之乡”（《应帝王》）、“游乎天地之一气”（《大宗师》）……“游心”就是把人从人为和自为的因素的重重束缚中超脱出来，获得心灵自由的活动，从而达到一种和谐、恬淡、无限及自然的境界。

5. 审美情怀

《吕氏春秋·不二》说“老耽贵柔，孔子贵仁”，那么比较起来，庄子就是贵游。如果用两个字分别概括老子与庄子的思想，则老子为“无为”，庄子为“游心”。庄子在强调培养开放的心灵的同时，也提示人们培养一个艺术的、审美的心境。

以审美之心体察人和自然景物，他们之间便不再是认知意义上的认识客体与认识主体的关系，而是进入一种消融主客分别，进而互为主体的状态。《秋水》“濠上观鱼”一节，庄子游于濠梁之上，观察水中儵鱼

的即景生情与物我会通，绝非惠施的逻辑分辨所能领会。《知北游》也提到“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乐于山水之间的前提在于与物无伤，也就是说，人与物之间保持一种一体共存的顺任与融通关系，而非对象化的相互疏离、彼此对待的关系。事实上，“大林丘山之善于人也，亦神者不胜”（《外物》）一句前，庄子罗列了这样两种情形，一种是人身之气拥塞不调，生存于天地间，与万物总是处于相互搅扰、相互妨碍的状态，即所谓“室无空虚，则妇姑勃谿；心无天游，则六凿相攘”；另一种是保持心的空廓和气的充盈，这时，人与外物便在“一气”的连接下相互交通、感染，即所谓“胞有重閫，心有天游”。后者心神之“游”的情状已不自觉地进入一种审美的领域。

庄子将和谐赋予审美的内涵，“心斋”的集气或“齐以静心”是一种高度的艺术心灵涵养所达到的境界。以这种工夫观照外物时，觉得宇宙蕴含着无限的美，触目所见皆春色，回顾自身时，觉得心灵甜美自得，充满愉悦之情，庄子称这种心境与境界为“游心”。“游心”，就是心灵游放于人生和谐之美德境界，因此它不只是精神自由的表现，还是一种审美式的人生态度的表达，更是艺术人格的流露。他认为心灵通彻能开显智慧，心灵与自然有游，才能体会天地之美，才能称为“至人”。“游心”所表达的自由精神、所洋溢着的生命智慧、所蕴含着的审美意蕴，成为境界哲学的重要成分^⑧，亦长期沉浸在文学艺术的创作心灵中。浏览其间，使人直觉到字里行间散发出清沁的艺术气氛。“游”之内涵，不仅反映着庄子的一种独特的生活方式，也呈现出一种独特的艺术情怀。诚然，宇宙蕴含着无尽之美，如果一个人的心灵深处能长期浸润于审美的心境，那么骋目于多彩的世界时，就会如苏东坡所说的“无所往而不乐”。

6. 异质对话

《齐物论》中提出的“道通为一”对于全球化思潮冲击下的现代人有着诸多的启发。我们现在所处的世界，有着多达千百个不同历史文化、

生活方式的民族，以及不同政治制度、社会价值的国家。“道通为一”就是要不同族群彼此之间能在同情了解的基础上进行对话与沟通。

在中西文化中，最能够在异质文化间进行对话的，莫过于《庄子》。《庄子》中常论及不同学派人物的思想观点，包含道家在内，书中所提及的先秦诸子，有三四十人之多。但在这些学派之中，最受后世关注的还是儒家和名家。在儒道对话中，最具典范性的例子即《田子方》中出现的仲尼与温伯雪子的会面，以历史人物的相会这一寓言中的重言，来表达不同学说的特点与相互交流的过程。温伯雪子是楚国道家思想的代表人物，在他与中原的儒者相会之前，以知性的、旁观的态度指出儒家学说的特点，即“明乎礼义而陋于知人心”。但在相会之后，温伯雪子通过直觉的体会，感受到孔子行止“从容”、内外融合的境界。孔子则“目击而道存”，直接感悟到对方由内而外呈现出来的道的精神境界。心既可以通过理性，也可以通过感性得到提升。儒道两家通过交流，相互欣赏，彼此获得更为深入的了解以及生命的感染和沟通。

翻开世界历史，战争与和平一直是人类社会的主旋律。人们祈求和平，但战火已然绵延不息。英国哲学家罗素曾试图就人和自然的冲突、人和人的冲突、人与自己的冲突加以调和，创造出和谐的社会环境，以及实现内心的和谐。道家同样也注意到这多种的冲突，强调建构他们的和谐关系。《庄子》一书中反复运用异质性的对话来表达人间哲理，并且注重在大的生存背景下谈内心的和谐，进至人与人之间的和谐。庄子所关注的人间和谐与社会秩序是以宇宙和谐和宇宙秩序为主要依据的，《则阳》说“万物殊理，道不私”，万物虽然千差万别，但统摄于道，这一哲理落实到社会层面就体现为打破自我中心，尊重多元价值。尼采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一书中，例举德意志、希腊、希伯来和罗马四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不同的道德观念和价值理念，提出应尊重民族价值的多样性。庄子也明确反对人类自我中心、族群自我中心，反对以某个标

准作为尺度来衡量和制定准则。今天的世界已不再是“天无二日”的时代，西方中心论的衰落标志着世界多元价值体系格局的建立。以平等、包容的态度加强不同文化之间的沟通与交流将是减少冲突、避免战争的重要方法。

在中国异质文化交流的历史上，庄子的思想曾经起过良好的作用。今天，我们遇到了比佛、儒更具有强烈异质色彩的西方文化，中西对话的工作，需要儒释道共同来承担。而在承担之中，庄子思想最具关键性，他那开阔的心胸和审美的心境是我们这个世界所欠缺的，他所具有的宇宙视野能和全球化视域相对应，而他所倡导的自由精神和齐物思想则具有现代意义。

统言之，齐物精神与多边思考的广大格局，根基于开放心灵与审美心胸，开放的心灵孕育一个多彩的世界，审美的心怀化育出一个有情而充满和谐之美的天地。庄子人文世界所代表的东方智慧，正是我们这个时代所欠缺而需要的。当宽容自由、平等交流、文化多元成为我们当今生活中的公共精神时，《庄子》的经典生命便不断地向我们释放出新的意义。

六、注释说明

本书所用《庄子》原文，以清郭庆藩撰、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为底本（中华书局，2004年第2版），引述他本异文时，将于注释中说明。文中（）〔〕符号也依郭本，凡原显著错误衍夺的字，用小一号字体，外加圆括弧，校改校补的字，外加方括弧。为符合现代符号使用规范，本书对底本中以专名线——标示的书名改以《》表示。

为了更好地阅读和理解《庄子》思想，本书在《百部经典》体例所要求的篇末评和旁批外，还增加了段落评。特此说明。

本书书稿主要由蒋丽梅女士帮助整理和撰写，我和她有过多次的合作，她对我的学术思想也较为了解。之前我们也一起尝试过《老子》《庄子》的普及工作，因此由她来统筹书稿再合适不过。书稿的出版，也有赖国家图书馆的张洁女士、责任编辑赵嫫女士辛苦的工作，在此一并致谢！

- ① 顾颉刚《〈庄子〉和〈楚辞〉中昆仑和蓬莱两个神话系统的融合》，《中华文史论丛》1979年第2辑，第31页。
- ② 徐复观《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上海三联书店2001年版，第345页。
- ③ “天情”引自《养生主》：“是遁天倍情，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道情”见于《大宗师》：“夫道，有情有信，无为无形。”
- ④ 正如张法所言：“魏晋的人格自觉可以说是庄子与屈原的合一，是庄子的自由与忘情与屈子的浪漫与深情的合一。老庄与屈子的碰撞，在魏晋清谈的话题里表现为‘有情无情’的争论。”（张法《中国美学史》，四川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80页）
- ⑤ 周汝昌认为：“中华文化有两条大主脉：一是仁义道德，一是才情灵智。两者会合，乃生英才、雄略、哲士、伟人……中华的文化，从字义来看，应该主要是指‘人文教化’。此教化是陶冶，是积渐，是潜默——这是一种‘感染’的方式和力量……‘化’的对象是性情，可以因情以明道达理，却不是先‘闻道’而后生情，是知‘情’方是一切‘心理’活动的根源。”（周汝昌《神州自有连城璧》，山东画报出版社2005年版，第242页）
- ⑥ 金岳霖著，杨书澜编《金岳霖学术文化随笔》，中国青年出版社2000年版，第15页。
- ⑦ 方东美《中国人生哲学》，黎明文化事业股份有限公司2005年版，第149页。
- ⑧ 庄子的境界哲学中，人生最高的境界是艺术境界，而艺术境界要高于道德境界。

庄子

内篇

逍遥游

北冥有鱼^[1]，其名为鲲^[2]。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3]，其翼若垂天之云^[4]。是鸟也，海运则将徙于南冥^[5]。南冥者，天池也。

[注释]

[1] 北冥 (míng): 北海。冥，通“溟”，浩瀚无涯。 [2] 鲲 (kūn): 大鱼之名。 [3] 怒: 同“努”，奋起，形容鼓动翅膀。 [4] 垂天之云: 形容天边之云。垂，通“陲”，边陲，边

“化”，指生命气质的变化。庄子以鲲鹏之大描写出天地的宽广和宇宙的无穷，以一个开阔的思想空间引导人们培养开放而辽远的心灵。

际。 [5] 海运：海动，海动必有大风。

[点评]

《逍遥游》的开篇别开生面，司空图形容这段情境说：“天风浪浪，海山苍苍，真力弥漫，万象在旁。”（《二十四诗品》）理解本段应侧重在“游”，在“放”，在“精神自由”。人应当突破狭隘的个人走向天地视野、宇宙视野，在人生旅途中学习鲲鹏精神，在海底深蓄厚养，以凌云之志化而成鹏，并远举高飞实现精神的自由。尼采曾经说：“不管我们到哪里，自由与阳光都绕着我们。”（《快乐的知识》）

《齐谐》者^[1]，志怪者也。《谐》之言曰：“鹏之徙于南冥也^[2]，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去以六月息者也。”野马也^[3]，尘埃也^[4]，生物之以息相吹也^[5]。天之苍苍^[6]，其正色邪？其远而无所至极邪？其视下也，亦若是则已矣。

[注释]

[1]齐谐：书名。出于齐国，记载诙谐之事，言辞夸诞。 [2]以下几句与上文大意相同，重说鲲鹏展翅的故事，强调这一寓言的深意。但庄子引齐国志怪之书来补证，看似要确认故事的真实，却内含荒诞。抟（tuán），一说当作“搏”，拍打。扶摇，海中飓风。息，一作“风”解，“去以六月息”就是乘着六月之风而去。

一作“休息”解，指一去半年大鹏才歇息。 [3] 野马：空中游气。 [4] 尘埃：空中游尘。 [5] 生物：活动之物。以息相吹：由风相吹而动。 [6] 以下几句写出鹏的视野从平面的观察转换为向下的观看，显示出鹏生命境界的提高和生命气质的改变。苍苍，深蓝色。

[点评]

由鲲潜而鹏飞的历程，正如尼采在《冲创意志》中所说的：“每一次人的提升都会带来较狭隘观点的克服，每一次意志力的增加都会开拓新的观点，并意味着开启新的视野。”鲲化鹏飞，层层超升，突破种种藩篱，使人心思遨游于无限宽广的宇宙（“以游无穷者”），这是庄子式的“独与天地精神往来”的生命境界。

且夫水之积也不厚^[1]，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2]，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风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翼也无功。故九万里，则风斯在下矣，而后乃今培风^[3]；背负青天而莫之夭阏者^[4]，而后乃今将图南。

图南之志是鲲化为鹏的动力，也是主体精神深蓄厚养、待时而动的结果。

[注释]

[1] 且夫：开始语，提起将要议论的下文。厚：深。 [2] 以下四句是说，在堂上的洼地里倒一杯水，那么放一根小草可以当船；放上一只杯子就胶着不动了，这是水浅而船大的缘故。坳

(ào)堂，堂上的低洼处。芥，小草。胶，粘着。 [3] 培风：凭风，乘风。 [4] 莫之夭阏(è)：无所窒碍。

蜩与学鸠笑之曰^[1]：“我决起而飞^[2]，（枪）
[抢]榆枋^[3]，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
之九万里而南为？”适莽苍者^[4]，三飡而反^[5]，
腹犹果然^[6]；适百里者，宿舂粮^[7]；适千里者，
三月聚粮。之二虫又何知！

[注释]

[1] 蜩(tiáo)：蝉。学鸠：小鸟。 [2] 决起而飞：奋起而飞。 [3] 抢：撞，碰到。榆枋：两种小树名。 [4] 适：往，到。莽苍：指草色苍莽的郊野。 [5] 飡(cān)：同“餐”。反：同“返”。 [6] 果然：饱腹的样子。 [7] 宿舂粮：“舂”字倒装在下，读作“舂宿粮”。舂捣粮食，为过一夜做准备。

[点评]

林云铭《庄子因》说：“‘大’字是一篇之纲。”庄子将人从经验事物中抽离出来，借变形的巨鲲大鹏，突破物质形相的拘限，创造出一个无边的大世界，写出一番浩瀚的大气象。蜩与学鸠式的“蓬心”则囿于一方的狭隘的心灵来看问题，有如柏拉图的“洞穴比喻”中所讲的一群囚徒的洞穴之见，亦如培根所讲的四种需要破除的“偶像观点”。他们根本无法理会小角落之外的大天地，

故而庄子评论说“之二虫又何知”。庄子于此点出小不知大的情由，为后文惠子笑庄子大而无用作一伏笔。

小知不及大知^[1]，小年不及大年。奚以知其然也？朝菌不知晦朔^[2]，蟪蛄不知春秋^[3]，此小年也。楚之南有冥灵者^[4]，以五百岁为春，五百岁为秋；上古有大椿者^[5]，以八千岁为春，八千岁为秋。而彭祖乃今以久特闻^[6]，众人匹之，不亦悲乎！

〔注释〕

〔1〕以下两句是说，小智不能比匹大智，寿命短的不能比匹寿命长的。知，同“智”，智慧。年，年寿，寿命。〔2〕朝菌：朝生暮死的虫子。晦朔：农历每月的最后一天为晦，每月的第一天为朔。一说指一个月的时光。另一说指一天的时光。〔3〕蟪蛄：寒蝉。因为春生夏死或夏生秋死，无法了解一年春夏秋冬四季的变化。〔4〕冥灵：溟海灵龟。一说树木名。〔5〕大椿：大椿树，传说中的神树。〔6〕彭祖：传说中的人物，以长寿传闻于世。一说活了七百岁。一说活了八百岁。

汤之问棘也是已^[1]。穷发之北有冥海者^[2]，天池也。有鱼焉，其广数千里，未有知其修者^[3]，其名为鲲。有鸟焉，其名为鹏，背若太山^[4]，翼

若垂天之云，抐扶摇羊角而上者九万里^[5]，绝云气^[6]，负青天，然后图南，且适南冥也。斥鴳笑之曰^[7]：“彼且奚适也？我腾跃而上，不过数仞而下^[8]，翱翔蓬蒿之间，此亦飞之至也。而彼且奚适也？”此小大之辩也^[9]。

“小大之辩”，庄子以小麻雀和鲲鹏，朝菌、蟪蛄与彭祖、冥灵、大椿的对比，写尽小不及大之意，说明境界有高低，小天地和大世界不同，世俗价值和圣人境界存在差异。

〔注释〕

〔1〕汤：商汤，商朝第一代国君。棘：夏革，商朝大夫，汤时贤人。〔2〕穷发：不毛之地。发，指草木。〔3〕修：长。〔4〕太山：即泰山，在今山东泰安北。〔5〕扶摇、羊角：回旋之风。〔6〕绝：超越，穿过。〔7〕斥鴳（yàn）：池泽中的小麻雀。斥，池，小泽。鴳，同“鸚”，即雀。〔8〕仞：周人以七尺或八尺为一仞，周时一尺约合二十三厘米。〔9〕辩：通“辨”，分别。本书多借“辩”为“辨”。

故夫知效一官，行比一乡^[1]，德合一君，而征一国者，其自视也亦若此矣^[2]。而宋荣子犹然笑之^[3]。且举世而誉之而不加劝，举世而非之而不加沮，定乎内外之分^[4]，辩乎荣辱之境，斯已矣。彼其于世未数数然也^[5]。虽然，犹有未树也。夫列子御风而行^[6]，泠然善也^[7]，旬有五日而后反。彼于致福者，未数数然也。此虽免乎行，犹

下文的“无己”“无功”“无名”与“定乎内外之分，辩乎荣辱之境”相呼应，实现精神自由，就是要自作主宰，无所依待。

有所待者也^[8]。若夫乘天地之正^[9]，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故曰，至人无己^[10]，神人无功，圣人无名^[11]。

〔注释〕

〔1〕比：借为“庇”，荫也。〔2〕其：指上述四等人。此：指上文蜩鸠、斥鴳囿于一隅而沾沾自喜。〔3〕宋荣子：为稷下早期人物，生当齐威、宣时代，大约是公元前400年至前320年间人，是位杰出的反战思想家。〔4〕以下两句是说，认定内我和外物的分际，辨别光荣和耻辱的界限。〔5〕数数然：汲汲然，急促的样子。〔6〕列子：本名列御寇，春秋时代郑国思想家，是道家学派的代表人物。〔7〕泠（líng）然：飘然。一说轻妙之貌。〔8〕有所待：有所依待。〔9〕以下两句即《天下》篇所说的“与天地精神往来”。乘天地之正，顺万物之性，即自然之道。六气之辩，六气的变化。〔10〕无己：意指没有偏执的我见，去除自我中心。〔11〕无功、无名：扬弃为功名束缚的小我，而臻至与天地精神往来的境界。

〔点评〕

“至人无己”并非没有自我，是超越偏执的自我，超脱事物价值所左右的自我，去除为形骸、智巧、嗜欲所困住的小我，使自我从狭窄的局限性中提升出来，成就大我、宇宙我，这就是《齐物论》所说的“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至人所表征的理想人格，按照《天运》的表述，至人过着质朴简易的物质生活（“食于苟简之田”），

且心神持着自得自在的情状（“以游逍遥之虚”），而所谓“采真之游”，意即保持真性的遨游，翱翔于真情实性的游心之境。徐复观说：“庄子的无己，只是去掉形骸之己，让自己的精神，从形骸中突破出来，而上升到自己与万物相通的根源之地。”（《中国人性论史·先秦篇》）

庄子所追求的理想人格，无论是“真人”“至人”“神人”，都带有浓厚的道德境界和审美意境的风格，三者名异实同。方东美说：“庄子同一般世俗的英雄不同，他所谓的‘真人’‘至人’‘神人’，并没有这种精神的优越感，也没有这种‘小我’的观点；也就是说他并没有划一道鸿沟，把自己和宇宙隔开来，把自己和一般人隔开来。这也就是所谓的‘至人无己、神人无功、圣人无名’！”（《原始儒家道家哲学》）

尧让天下于许由^[1]，曰：“日月出矣而爝火不息^[2]，其于光也，不亦难乎！时雨降矣而犹浸灌^[3]，其于泽也，不亦劳乎！夫子立而天下治，而我犹尸之^[4]，吾自视缺然。请致天下。”许由曰：“子治天下，天下既已治也。而我犹代子，吾将为名乎？名者^[5]，实之宾也。吾将为宾乎？鹪鹩巢于深林^[6]，不过一枝；偃鼠饮河，不过满腹。归休乎君，予无所用天下为！庖人虽不治庖^[7]，尸祝不越樽俎而代之矣。”

“名者，实之宾也”，庄子借许由之口，道破名是实的影子，透彻地写“无名”。世人汲汲于功名，其根源处，即是贪欲。

[注释]

[1] 尧：儒家理想的圣王。许由：传说中的隐士，隐于箕山（今河南登封南）。 [2] 爝（jué）火：小火。 [3] 浸灌：浸润渐渍，人工灌溉之意。 [4] 尸：主。 [5] 以下两句是说，名是实的宾位。 [6] 以下四句是说，小鸟在茂林中筑巢，所需不过一根树枝；偃鼠到河边饮水，所需不过满腹。鷦鷯（jiāo liáo），小鸟名。偃（yǎn）鼠，一名隐鼠，又名鼯鼠，即田鼠。 [7] 以下两句是说，厨师虽然不下厨，主祭的人也不会越位代他来烹调。尸祝，对神主掌祝的人，即主祭的人。樽俎（zūn zǔ），指厨事。樽，盛酒的器具。俎，盛肉的器具。

肩吾问于连叔曰^[1]：“吾闻言于接舆^[2]，大而无当，往而不返。吾惊怖其言，犹河汉而无极也；大有迳庭^[3]，不近人情焉^[4]。”连叔曰：“其言谓何哉？”“曰：‘藐姑射之山^[5]，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淖]约若处子^[6]。不食五谷，吸风饮露。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其神凝^[7]，使物不疵疠而年谷熟^[8]。’吾以是狂而不信也^[9]。”连叔曰：“然。瞽者无以与乎文章之观^[10]，聋者无以与乎钟鼓之声。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之。是其言也^[11]，犹时女也^[12]。之人也，之德也，将旁礴万物以为一^[13]，世蕲乎乱^[14]，孰弊弊焉以天下为事！之人也^[15]，

物莫之伤，大浸稽天而不溺，大旱金石流土山焦而不热。是其尘垢粃糠，将犹陶铸尧舜者也，孰肯以物为事！宋人资章甫而适诸越^[16]，越人断发文身，无所用之。尧治天下之民，平海内之政，往见四子藐姑射之山^[17]，汾水之阳^[18]，窅然丧其天下焉^[19]。”

〔注释〕

〔1〕肩吾、连叔：古时修道之士。历史上是否实有其人，已不可考。〔2〕接舆：姓陆，名通，字接舆，楚国隐士。这里作为庄子笔下的理想人物。〔3〕大有迳庭：径与庭相距太远，形容太离题。迳，通“径”，门外路。庭，堂前地。〔4〕不近人情：不符世情，言非世俗常有之情。〔5〕藐：遥远的样子。姑射（yè）之山：传说中的神山。〔6〕淖（chuò）约：轻盈柔美。处子：处女。〔7〕神凝：精神专注。〔8〕疵厉（cǐ lì）：恶病，指疾灾。〔9〕狂：借为“逛”。〔10〕以下两句是说，无法和盲人共赏文采的美观，无法和聋人共赏钟鼓的乐声。瞽（g）者，盲人。文章，文采。〔11〕是其言：指上文心智亦有聋盲。〔12〕时：同“是”。女：同“汝”，指肩吾。〔13〕旁礴：犹混同。一说广被之意。〔14〕世蕲（qí）乎乱：意指世人争功求名，纷纷扰扰；党派倾轧，钩心斗角，所以说求乱不已。〔15〕以下四句是说，神人不为外物所伤，洪水滔天他也不会被溺毙，大旱使金石熔化、土山枯焦，而他不会感到热。大浸稽天，大水滔天。浸，水。稽，及。〔16〕宋：诸侯国名，今河南商丘一带，殷后，微子所封。资：贩卖。章甫：商代的一种冠。诸越：今浙江绍兴一带，越人自称“于越”。〔17〕四

子：指王倪、啮缺、被衣、许由。这是寓言，不必指特定的人物。 [18] 汾水：在今山西境内，黄河的支流。阳：山南水北为阳。 [19] 窅（yǎo）然：犹怅然，茫茫之意。

〔点评〕

《逍遥游》描绘神人的形象，却意在写心。形的巨大乃是用来衬托出心的宽广，本段“旁礴万物以为一”正是描述至人的开放心灵、神人的广阔心胸。在这段对话式的寓言中，“心”字未及一见，笔触所及，却处处在暗写心神的灵妙作用。如“乘云气，御飞龙，而游乎四海之外”是写心思的自由奔放，“其神凝”则是在写心神的专注。“岂唯形骸有聋盲哉？夫知亦有者”则由形体的残缺引出心智的残缺，并借由心智的盲者、精神的聋者，反差地描述另一种身心康泰的神人具有“旁礴万物”的开阔心胸。庄子运用浪漫主义超越现实的艺术手法，意在超越物质形相的拘束，以突破现实中的种种藩篱。

惠子谓庄子曰^[1]：“魏王贻我大瓠之种^[2]，我树之成而实五石，以盛水浆，其坚不能自举也。剖之以为瓢，则瓠落无所容^[3]。非不呶然大也^[4]，吾为其无用而掊之。”庄子曰：“夫子固拙于用大矣。宋人有善为不龟手之药者^[5]，世世以洴澼絖为事^[6]。客闻之，请买其方百金。聚族而谋曰：‘我世世为洴澼絖，不过数金；今一朝而鬻

技百金^[7]，请与之。’客得之，以说吴王。越有难，吴王使之将，冬与越人水战，大败越人，裂地而封之^[8]。能不龟手，一也；或以封，或不免于洴澼絖，则所用之异也。今子有五石之瓠，何不虑以为大樽而浮乎江湖^[9]，而忧其瓠落无所容？则夫子犹有蓬之心也夫^[10]！”

〔注释〕

〔1〕惠子：即惠施，宋人，曾为梁惠王的相，是先秦名家的重要人物。《庄子》中多次记述他与庄子的论辩。〔2〕瓠（hù）：葫芦。〔3〕瓠落无所容：形容瓢太大无处可容。〔4〕呬（xiāo）然：虚大的样子。〔5〕龟（jūn）：通“皴”，气候严寒，手皮冻裂如龟纹。〔6〕洴澼絖（píng pì kuàng）：漂洗丝絮。〔7〕鬻（yù）技：出售制药的秘方。〔8〕裂地：割地，划地。〔9〕樽：本为酒器，这里指形如盛酒的器具，可以缚在腰上浮水渡河的东西，南方所谓腰舟。〔10〕蓬之心：喻心灵茅塞不通。

惠子谓庄子曰：“吾有大树，人谓之樗^[1]。其大本拥肿而不中绳墨^[2]，其小枝卷曲而不中规矩，立之涂，匠者不顾。今子之言，大而无用，众所同去也。”庄子曰：“子独不见狸狌乎^[3]？卑身而伏^[4]，以候敖者；东西跳梁，不辟高下；中

于机辟，死于罔罟。今夫斄牛^[5]，其大若垂天之云。此能为大矣，而不能执鼠。今子有大树，患其无用，何不树之于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彷徨乎无为其侧^[6]，逍遥乎寝卧其下。不夭斤斧，物无害者，无所可用，安所困苦哉！”

“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实有而非有，庄子将现实与荒诞结合在一起，引导人们突破现实，运用想象和智思去体会。

〔注释〕

〔1〕樗(chū): 落叶乔木，有臭味，木材皮粗质劣，即臭椿。〔2〕以下几句形容樗树大而无用。拥肿，指木瘤盘结。绳墨，木匠用来取直的墨线。〔3〕狸: 猫。狴(shēng): 鼬鼠，俗名黄鼠狼。〔4〕以下六句讲的是用之无用。敖者，遨游之物，指鸡鼠之类。跳梁，跳跃。辟，通“避”，躲避。机辟，捕兽器。罔，通“网”。罟(g)，网。〔5〕斄(lí)牛: 牦牛。〔6〕彷徨: 徘徊，悠然自得。

〔点评〕

庄子对世俗的社会价值提出反省性的批评，反对把生命耗费在立功立名的世俗价值上。他独具慧眼地提出“无用”，开辟出“无何有之乡，广莫之野”，勾画出一个高超透脱的心灵世界。但他的内心却有其沉痛处，篇末一句“安所困苦哉”透露出庄子时代生存环境的讯息，生当乱世，为避“斤斧”之害，以求彷徨逍遥的心情，真可谓寄沉痛于悠闲了。

〔篇末评〕

本篇主旨是使人突破功名利禄、权势尊位的束缚，精神活动臻于悠游自在、无所挂碍的境地，呈现出一种博大无碍而与物冥合的精神境界。庄子借《逍遥游》表达了一种独特的人生态度，树立了一个新颖的价值标准，把人的活动从自我中心的局限性中超拔出来，从宇宙的视野中去把握人的存在，展现人生的意义。

在本篇中，庄子运用浪漫主义的文风描绘心灵游放于无所羁系的天地境界，“游”既是主体对思想自由和精神自由的追求，也是主体“自得”“自适”之心境表达。但我们也需注意到庄子的“逍遥”并非在空想的高塔上乘凉，他的“逍遥”可说是寄沉痛于悠闲，其生命底层愤激之情其实是波涛汹涌的。本篇主题可以用“游心”来概括——“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辩，以游无穷者”，“以游无穷”即是“游心于无穷”。

齐物论

南郭子綦隐机而坐^[1]，仰天而嘘^[2]，荅焉似丧其耦^[3]。颜成子游立侍乎前^[4]，曰：“何居乎^[5]？形固可使如槁木^[6]，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今之隐机者，非昔之隐机者也。”子綦曰：“偃，不亦善乎，而问之也！今者吾丧我^[7]，汝知之乎？女闻人籁而未闻地籁^[8]，女闻地籁而未闻天籁夫！”子游曰：“敢问其方。”子綦曰：“夫大块噫气^[9]，其名为风。是唯无作，作则万窍怒呿^[10]。而独不闻之蓼蓼乎^[11]？山林之畏佳^[12]，大木百围之窍穴^[13]，似鼻^[14]，似口，似耳，似枅，似圈，似臼，似洼者，似污者；激者^[15]，謔者，

“万窍怒呿”一段写得极生动，清代宣颖说：“初读之拉杂崩腾，如万马奔趋，洪涛汹涌。既读之，希微杳冥，如秋空夜静，四顾悄然。”（《南华经解》）

叱者，吸者，叫者，譟者，突者，咬者，前者唱于而随者唱喁^[16]。泠风则小和^[17]，飘风则大和，厉风济则众窍为虚^[18]。而独不见之调调，之（刁刁）[刀刀]乎^[19]？”子游曰：“地籁则众窍是已，人籁则比竹是已^[20]，敢问天籁。”子綦曰：“夫吹万不同^[21]，而使其自己也。咸其自取，怒者其谁邪^[22]！”

〔注释〕

[1] 南郭子綦（qí）：子綦，人名，住在城郊南端，因以为号，是庄子寓托的得道者。隐机：凭几。隐，凭，依。 [2] 嘘：吐气为嘘。 [3] 荅（tà）焉：相忘貌。似丧其耦：似忘我与物之相对。丧，失，犹忘。耦，同“偶”，匹对，通常解释为精神与肉体为偶，或外物与内我为偶。 [4] 颜成子游：南郭子綦的弟子，复姓颜成，名偃，字子游。 [5] 何居：何故。 [6] 槁木：干枯的枝木。 [7] 吾丧我：摒弃我见。 [8] 女：同“汝”，你。籁：箫，这里指由空虚地方而发出的声响。 [9] 大块：大地。噫气：吐气出声。 [10] 号（háo）：借为“号”，吼叫。 [11] 寥（liáo）寥：长风声。 [12] 畏佳：读作“崔崔”，形容山势的高下盘回。 [13] 窍穴：指树洞。小洞如窍，大洞如穴。 [14] 以下八句形容各种窍穴的形状。枅（jī），柱上方木。圈，杯圈。臼，舂粮的器具。洼，深池，指深窍。污，小池，指浅窍。 [15] 以下八句形容窍穴发出的各种不同的声音。激者，水激之声。一说借为“噉”，吼。謔（xiào）者，如箭去之声。叱者，如叱咤之声。譟者，若号哭声。突（y o）者，

如风吹到深谷的声音。咬者，哀切声。 [16] 于、喁 (yú): 均指应和之声。 [17] 泠风: 小风。 [18] 济: 止。虚: 寂静。 [19] 调调、刀刀: 皆动摇貌。调调，指树枝大动。刀刀，指树叶微动。 [20] 比竹: 箫管、笙簧之类的乐器。 [21] 以下两句是说，使它们自己发出千差万别的声音，乃是各个窍孔的自然状态所致。 [22] 怒者其谁邪: 鼓动它们发声的还有谁呢?

[点评]

“吾丧我”是全节的一个引子，“丧我”便是摒弃偏执的我，“吾”是开放性、本真的自我。庄子旨在通过心境的开阔，破除偏执成心的小我，而呈现“万物与我为一”的大我之精神境界。从广大宇宙的规模上来把握人类的存在，来体悟人类自身的处境，来安排人生的活动。

大知闲闲^[1]，小知间间^[2]；大言炎炎^[3]，小言詹詹^[4]。其寐也魂交^[5]，其觉也形开^[6]，与接为构^[7]，日以心斗。缦者^[8]，窖者^[9]，密者^[10]。小恐惴惴^[11]，大恐缦缦^[12]。其发若机括^[13]，其司是非之谓也^[14]；其留如诅盟^[15]，其守胜之谓也；其杀若秋冬^[16]，以言其日消也^[17]；其溺之所为之^[18]，不可使复之也；其厌也如缄^[19]，以言其老洩也^[20]；近死之心，莫使复阳也^[21]。喜怒哀乐，虑叹变慙^[22]，姚佚启态^[23]；乐出虚^[24]，

蒸成菌。日夜相代乎前，而莫知其所萌。已乎，已乎！旦暮得此^[25]，其所由以生乎！

〔注释〕

[1] 知：同“智”。闲闲：广博之貌。 [2] 间间：细别的样子。 [3] 炎炎：气焰盛人。 [4] 詹詹：言辩不休。 [5] 魂交：精神交错。 [6] 形开：指形体不宁。 [7] 与接为构：与外界接触，发生交构。 [8] 缦：通“慢”，引申为迟缓之义。 [9] 窖：设下圈套。 [10] 密：谨密。 [11] 惴(zhuì)惴：忧惧的样子。 [12] 缦缦：迷漫失神，惊魂落魄的神情。 [13] 其发若机括(kuò)：形容辩者骤然发言，速度之快有如飞箭一般。机，弩上用来发射的部位。括，箭末扣弦的部位。 [14] 司：同“伺”，伺机。 [15] 其留如诅盟：形容心藏主见不肯吐露，好像咒过誓一样。 [16] 杀：犹“衰”，喻凋萎。 [17] 日消：指天真日丧。 [18] 以下两句是说，沉溺于所为，无法恢复真性。 [19] 其厌也如緘(jiān)：形容心灵闭塞，如受緘滕束缚。厌，塞，闭藏。緘，捆箱篋的绳索。 [20] 老洩(xù)：谓老朽枯竭。洩，枯竭。 [21] 莫使复阳：不能再恢复生气。 [22] 虑叹变慙(zhé)：忧虑、感叹、反复、怖惧，形容辩者们的情绪反应。 [23] 姚佚启态：浮躁、放纵、张狂、作态。 [24] 以下两句是说，就像音乐从虚空的东西里发出来的一样，又像菌类被地气蒸发出来的一样。 [25] 此：指上述各种反复无常的情态。

非彼无我^[1]，非我无所取^[2]。是亦近矣，而不知其所为使。若有真宰^[3]，而特不得其眚^[4]。

可行已信^[5]，而不见其形，有情而无形^[6]。百骸，九窍，六藏^[7]，赅而存焉，吾谁与为亲？汝皆说之乎^[8]？其有私焉^[9]？如是皆有为臣妾乎？其臣妾不足以相治乎？其递相为君臣乎？其有真君存焉^[10]？如求得其情与不得，无益损乎其真。一受其成形，不忘以待尽^[11]。与物相刃相靡^[12]，其行尽如驰^[13]，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茆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14]，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15]？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夫随其成心而师之^[16]，谁独且无师乎^[17]？奚必知代而心自取者有之^[18]？愚者与有焉。未成乎心而有是非，是今日适越而昔至也^[19]。是以无有为有。无有为有，虽有神禹，且不能知，吾独且奈何哉！

庄子形象地写尽人间的悲苦和烦恼，引导人们思考，受情绪左右的假我，背后还有没有个真我呢？

[注释]

[1] 彼：指上述情态。 [2] 取：资。一说禀受，体现。 [3] 真宰：身心的主宰。 [4] 眚（zhèn）：征兆，端倪。 [5] 可行已信：可通过实践来验证。 [6] 有情而无形：谓有真实存在而不见其形。

情，实。 [7]六藏(zàng):心、肝、脾、肺、肾称为五脏。肾有二，故又称六脏。藏，通“脏”。 [8]说:同“悦”。 [9]私:偏爱。 [10]真君:与“真宰”同义，真心，真我。 [11]不忘以待尽:不中途亡失，言一旦秉承天地之气成形，便要不失其真性以尽天年。 [12]相刃相靡:与上文“日以心斗”相应。 [13]其行尽如驰:走向死亡。一说“尽”通“进”，亦通。 [14]茌然:疲困之状。 [15]芒:芒昧，昏昧，迷糊。 [16]成心:成见。师:取法。 [17]且:语助词。 [18]代:指自然变化之相代。心自取者:指心有见地的人。 [19]今日适越而昔至:今天到越国去而昨天就已经到了。意思是说没有成心是不会有是非的，人的是非都是由于成心造成的。

[点评]

庄子以“大知闲闲，小知间间”来说明世俗之人由于“成心”的作用，在“日以心斗”的过程中，将自身生命陷溺于排他性的言论（“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而以师心自用，将自己和他人的世界割裂开来，而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与断裂。

夫言非吹也^[1]，言者有言^[2]，其所言者特未定也。果有言邪？其未尝有言邪？其以为异于轂音^[3]，亦有辩乎^[4]，其无辩乎？道恶乎隐而有真伪？言恶乎隐而有是非？道恶乎往而不存？言恶乎存而不可？道隐于小成^[5]，言隐于荣华^[6]。故

有儒墨之是非^[7]，以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欲是其所非而非其所是，则莫若以明^[8]。

〔注释〕

〔1〕言非吹也：言论和风吹不同。意指言论出于成见，风吹乃发于自然。〔2〕以下两句是说，辩者各有所说，但其说者尚不足为定准。〔3〕鷇（kòu）音：幼鸟将破壳而出时发出的叫声。鷇，初生之鸟。〔4〕以下几个问句一步一步地引导人们思考言的是非与道的真伪。辩，通“辨”。〔5〕小成：片面的成就，指局部认识所得的成果。〔6〕言隐于荣华：言论被浮华之词所蔽。〔7〕以下两句是说，儒墨各家的是非争论，他们各从自己的主观成见出发，是对方的所非，非对方的所是。〔8〕莫若以明：不如用明镜之心去观照。

物无非彼^[1]，物无非是。自彼则不见^[2]，自知则知之。故曰彼出于是，是亦因彼。彼是方生之说也^[3]，虽然，方生方死^[4]，方死方生；方可方不可^[5]，方不可方可；因是因非^[6]，因非因是。是以圣人不由^[7]，而照之于天，亦因是也^[8]。是亦彼也，彼亦是也。彼亦一是非^[9]，此亦一是非。果且有彼是乎哉？果且无彼是乎哉？彼是莫得其偶^[10]，谓之道枢。枢始得其环中^[11]，以应无穷。是亦一无穷^[12]，非亦一无穷也。故曰莫若以明。

庄子指出事物本然的情形是如何被隐蔽，语言又是如何被误用，以说明我们所看到的只是主观性的争论，久而久之，心灵活动就被锁闭在局部的范围，永远无法了解事物最终的实在与全盘的真相。“以明”就是透过虚静的工夫，扩展开放的心灵，使心灵达到空明之境，才能无所偏执地观照外在的实况。正如宗白华在《美学散步》中所说“如实地反映多彩的世界”。

以指喻指之非指^[13]，不若以非指喻指之非指也；
以马喻马之非马，不若以非马喻马之非马也。天
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14]。

〔 注 释 〕

〔1〕以下两句是说，物象，没有不是作为他物的“彼”、作为自己的“此”而存在的。“彼”是那方面，“是”是这方面。〔2〕以下两句是说，从他物那方面就看不见这方面，从自己这方面来了解就知道了。〔3〕彼是方生：两方并生，指彼与此的概念相对而生、相依而存。〔4〕以下两句是惠施的命题，揭示了生与死的对立统一关系，认为事物是可以互相转化的。〔5〕以下两句说明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可，即“是”。不可，即“非”。〔6〕以下两句是说，是非相因而生，有是即有非，有非即有是。〔7〕不由：指不走是非对立的路子。〔8〕亦因是也：也就顺着这样子，即谓这也是因任自然的道理。〔9〕以下两句是说，相对之双方可以互易，此方可为彼方，彼方亦可为此方。〔10〕以下两句是说，彼此不成对待，就是“道”的枢纽。意指彼与此、可与不可的差别对立与纷争，乃是人的主观作用，并非客体实在。道枢，指世界的实况、事物的本然。枢，门轴，关键之意。〔11〕以下两句是说，合乎道枢才得入环的中心，可以顺应无穷的流变。〔12〕以下两句是说，彼此人物、环象、事态的转换对立中产生无穷的是非判断。〔13〕以下四句中“指”“马”是当时辩者辩论的一个重要主题，尤以公孙龙的指物论和白马论最著名。庄子只不过用这两个概念作喻说，目的在于提醒大家不必斤斤计较于彼此、人我的是非争论，更不必执着于一己的观点去判断他人。〔14〕一指、一马：用以代表天地万物同质的共通概念。意

指从相同的观点来看，天地万物都有它们的共同性。

〔点评〕

有“彼”就有“此”，有“此”就有“彼”，一切事物都在对待的关系中，而一切事物又不断地流转，因而对待关系也不断地变换，在这种相因而旋转的情形下，是非判断，永无定准，各人由于角度、标准的不同以及所持角度、标准本身的变动，因此产生价值判断的无穷相对性。

可乎可^[1]，不可乎不可。道行之而成^[2]，物谓之而然。恶乎然？然于然。恶乎不然？不然于不然。物固有所然^[3]，物固有所可。无物不然，无物不可。故为是举莛与楹^[4]，厉与西施^[5]，恢恠憭怪^[6]，道通为一。其分也^[7]，成也；其成也，毁也。凡物无成与毁^[8]，复通为一。唯达者知通为一，为是不用而寓诸庸^[9]。庸也者^[10]，用也；用也者，通也；通也者，得也；适得而几矣。因是已^[11]。已而不知其然，谓之道。劳神明为一而不知其同也，谓之朝三。何谓朝三？狙公赋芋^[12]，曰：“朝三而暮四。”众狙皆怒。曰：“然则朝四而暮三。”众狙皆悦。名实未亏而喜怒为

“道通为一”和“天地一指也，万物一马也”的意义是相对应的。庄子认为事物的差别是人为的设定，例如一棵树，它自然存在着，有人说它高，有人说它矮；有人说它好看，有人说它不好看……这些判断都是人添加给它的，是人主观意识的投射。“一”就是指破除分别而达到圆融和谐的境界。

用，亦因是也。是以圣人和之以是非而休乎天钧^[13]，是之谓两行^[14]。

〔注释〕

〔1〕以下两句是说，为什么可？自有它可的道理。为什么不可？自有它不可的道理。〔2〕以下两句是说，道路是人们走出来的，事物的称谓是人们叫出来的。谓，称谓。〔3〕以下两句是说，一切事物原本就有它的地方，一切事物原本就有它可的地方。〔4〕莛（tíng）：草茎。楹（yíng）：木柱。古人往往以莛楹比小大。〔5〕厉：借为“癎”，病癎，这里指貌丑之人。〔6〕恢、恠（gu）、傴（jué）、怪：谓形形色色的怪异现象。〔7〕以下四句是说，任何事物的分散，必定有所生成；任何事物的生成，必定有所毁灭。〔8〕以下两句是说，万物根本就不存在所谓的生成和毁灭，都是复归于一个整体。〔9〕不用：指不用固执常人的成见。寓诸庸：寄寓于各物的功用上。〔10〕“庸也者”至“适得而几矣”七句二十字疑为注文掺入，依严灵峰说当删去，现保留。〔11〕因：谓因物自然。〔12〕狙（jū）公：养猴的老翁。茅（xù）：小栗。〔13〕天钧：即天均，自然均衡的道理。〔14〕两行：两端都可行，即两端都能关照到。指对立之双方如物我、内外等各得其所。

古之人，其知有所至矣。恶乎至？有以为未始有物者，至矣，尽矣，不可以加矣。其次以为有物矣，而未始有封也^[1]。其次以为有封焉，而未始有是非也。是非之彰也，道之所以亏也。道

之所以亏^[2]，爱之所以成。果且有成与亏乎哉？果且无成与亏乎哉？有成与亏，故昭氏之鼓琴也^[3]；无成与亏，故昭氏之不鼓琴也。昭文之鼓琴也，师旷之枝策也^[4]，惠子之据梧也^[5]，三子之知几乎^[6]，皆其盛者也，故载之末年^[7]。唯其好之也^[8]，以异于彼，其好之也，欲以明之。彼非所明而明之，故以坚白之昧终^[9]。而其子又以文之纶终^[10]，终身无成。若是而可谓成乎？虽我亦成也。若是而不可谓成乎？物与我无成也。是故滑疑之耀^[11]，圣人之所图也。为是不用而寓诸庸，此之谓以明。

〔注释〕

〔1〕封：界域。〔2〕以下两句是说，道的亏损，是由于个人的偏好所造成。爱，指私爱，偏好。〔3〕故：犹则。〔4〕师旷：春秋时晋平公的乐师。枝策：举杖，指举杖以击节。〔5〕据梧：倚靠着梧树。〔6〕以下两句是说，三个人的技艺都算得上登峰造极了。释德清、林云铭等主张这两句断为：“三子之知，几乎皆其盛者也。”〔7〕载：载誉。末年：晚年。〔8〕以下四句是说，正因他们各有所好，以炫异于别人；他们各以所好，而想彰显于他人。异于彼，炫异于他人。彼，他人，众人。〔9〕以坚白之昧终：谓惠子终身迷于坚白之说。昧，偏蔽。战国时期有“坚白同异”之争，公孙龙主张“离坚白”，即认为石头的坚硬和白色

昭文、师旷、惠子技艺专精，但都是小成之人、一曲之士。如果他们沉湎于他所成就的一面，就会昧于世界人生其他广阔的天地，就像尼采所说的水蛭专家一样——“水蛭的脑子，这就是我的世界！我得去除一件事，其他的一切都不知道。”（《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

只能分别由触觉和视觉才能感受到，所以是分离的；以墨子为首的一派则主张“盈坚白”，认为坚硬与白色同为石头的属性，所以是不可分离的。 [10] 其子：一说昭文的儿子。一说惠施的儿子。纶：一说琴瑟的弦。一说纶绪。 [11] 以下两句，一说含蓄的光明，乃是圣人所希图的。一说迷乱人心的炫耀，乃是圣人所要摒弃的。

今且有言于此，不知其与是类乎？其与是不类乎？类与不类，相与为类，则与彼无以异矣。虽然，请尝言之。有始也者^[1]，有未始有始也者，有未始有夫未始有始也者。有有也者^[2]，有无也者，有未始有无也者^[3]，有未始有夫未始有无也者。俄而无有矣，而未知有无之果孰有孰无也。今我则已有谓矣，而未知吾所谓之其果有谓乎，其果无谓乎？天下莫大于秋豪之末^[4]，而大山为小；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既已为一矣，且得有言乎？既已谓之一矣，且得无言乎？一与言为二，二与一为三。自此以往，巧历不能得^[5]，而况其凡乎^[6]！故自无适有以至于三^[7]，而况自有适有乎！无适焉^[8]，因是已。

[注释]

[1] 以下三句是说，宇宙有个开始，有未曾开始的开始，更有未曾开始那“未曾开始”的开始。 [2] 以下两句是说，宇宙万物之初，有“有”也有“无”。“有”“无”的辩证观念始于《老子》。 [3] 以下两句是说，有未曾有“无”的“无”，更有未曾有那“未曾有‘无’”的“无”。 [4] 以下四句是说，天下没有比秋天的毫毛的末端更大的东西，而泰山却是小的；没有比夭折的婴儿更长寿的，而彭祖却是短命的。豪，同“毫”。大山，即泰山。殇（shāng）子，夭折的未成年人。 [5] 巧历：善于计算的人。 [6] 凡：凡夫，普通人。 [7] 自无适有：从“无”（没有语言的机心）到“有”（有语言的机心）。 [8] 无适焉：即无往矣，指不必再往前计算，意谓不如消除语言的机心。

[点评]

“天地与我并生，而万物与我为一”是《齐物论》所达到的物我齐一的最高境界。天地万物本是同体共生，人类妄自分离割裂，使自己的心灵萎缩而矮小化。

夫道未始有封^[1]，言未始有常，为是而有畛也^[2]，请言其畛：有左，有右，有伦，有义^[3]，有分，有辩，有竞，有争，此之谓八德。六合之外^[4]，圣人存而不论；六合之内，圣人论而不议。春秋经世先王之志^[5]，圣人议而不辩。故分也者，有不分也；辩也者，有不辩也。曰：何也？圣人

“封”，就是界限。庄子打开了一个无穷的时空系统，突破种种界限，从宇宙的规模去打通隔阂和争议。

怀之^[6]，众人辩之以相示也^[7]。故曰辩也者有不见也。夫大道不称，大辩不言，大仁不仁^[8]，大廉不谦^[9]，大勇不忤^[10]。道昭而不道，言辩而不及，仁常而不成^[11]，廉清而不信^[12]，勇忤而不成。五者园而几向方矣^[13]，故知止其所不知，至矣。孰知不言之辩，不道之道？若有能知，此之谓天府^[14]。注焉而不满，酌焉而不竭，而不知其所由来，此之谓葆光^[15]。

〔注释〕

〔1〕以下两句是说，道无处不在，而未曾有彼此之分；言未曾有定说。常，是非标准。〔2〕为是而有畛(zhěn)：为了一个“是”字而有了界限。畛，界限。〔3〕伦、义：纲纪法度。伦，犹纪。义，通“仪”，法度礼数。〔4〕六合：指东西南北上下。〔5〕春秋经世先王之志：古史上有关先王治世的记载。〔6〕怀之：指默默体认一切事理。〔7〕相示：互相夸示。〔8〕大仁不仁：大仁是没有偏爱的。〔9〕大廉不谦(qiān)：大廉是不逊让的。〔10〕大勇不忤(zhì)：大勇是不伤害的。忤，害，伤害。〔11〕仁常而不成：仁守滞一处便不能周遍。常，指固定在一方。〔12〕廉清而不信：过分廉洁就不真实。〔13〕园：据奚侗之说，《淮南子·诠言训》“园”字作“无弃”，应据《淮南子》订正。〔14〕天府：自然的府库，形容心灵涵摄量的广大。〔15〕葆光：潜藏的光明。

故昔者尧问于舜曰：“我欲伐宗、脍、胥

敖^[1]，南面而不释然^[2]。其故何也？”舜曰：“夫三子者，犹存乎蓬艾之间^[3]。若不释然^[4]，何哉？昔者十日并出^[5]，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6]！”

[注释]

[1] 宗、脍、胥敖：三个小国名，虚拟之名。 [2] 南面：君位，指临朝听政。不释然：耿耿于怀，芥蒂于心。 [3] 存乎蓬艾之间：生存于蓬蒿艾草之间。 [4] 若：汝，你，指尧。 [5] 十日并出：这也是寓言，借来譬喻光明广大，普照万物。 [6] 进：胜过。

啮缺问乎王倪曰^[1]：“子知物之所同是乎^[2]？”曰：“吾恶乎知之！”“子知子之所不知邪？”曰：“吾恶乎知之！”“然则物无知邪？”曰：“吾恶乎知之！”虽然，尝试言之。庸詎知吾所谓知之非不知邪^[3]？庸詎知吾所谓不知之非知邪？且吾尝试问乎女：民湿寝则腰疾偏死^[4]，鲮然乎哉？木处则惴慄恂惧^[5]，猨猴然乎哉？三者孰知正处？民食刍豢^[6]，麋鹿食荐^[7]，螂蛆甘带^[8]，鸱鸦耆鼠^[9]，四者孰知正味？猨獼狙以为雌^[10]，麋与鹿交，鲮与鱼游。毛嫱丽

庄子在这里以“十日并出”形象化地描述心灵的开放，与儒家主张的“天无二日”（《礼记·曾子问》）形成鲜明的对照。而且“十日并出，万物皆照，而况德之进乎日者乎”还隐含性地喻示着内圣（“以明”之心）可以开创出万民受惠的外王之道的成果。

姬^[11]，人之所美也；鱼见之深入，鸟见之高飞，麋鹿见之决骤^[12]。四者孰知天下之正色哉？自我观之，仁义之端，是非之涂，樊然殽乱^[13]，吾恶能知其辩！啮缺曰：“子不知利害，则至人固不知利害乎？”王倪曰：“至人神矣^[14]！大泽焚而不能热，河汉沍而不能寒，疾雷破山〔飘〕风振海而不能惊。若然者，乘云气，骑日月，而游乎四海之外。死生无变于己，而况利害之端乎！”

〔注释〕

〔1〕啮（niè）缺、王倪：皆为虚拟人物。〔2〕同是：共同标准，共同所认可的。〔3〕庸诘（jù）知：安知，何知。〔4〕偏死：半身不遂。〔5〕惴慄：惊恐得发抖。恂（xún）惧：恐惧，害怕。恂，眩。〔6〕刍豢（huàn）：指家畜。食草者谓刍，食谷者谓豢。〔7〕蓐：美草。〔8〕螂蛆（jí jū）甘带：蜈蚣喜欢吃蛇。螂蛆，蜈蚣。带，蛇。〔9〕鸱（chī）：猫头鹰。〔10〕狝（piàn）狙：似猿，形同而类别。〔11〕毛嫱（qiáng）、丽姬：皆为古代美女。一说“丽姬”当为“西施”。〔12〕决骤：快速奔走。〔13〕樊然殽乱：纷然错乱。殽，错杂。〔14〕以下几句意在说明至人的神通。沍（hù），冻结。

瞿鹊子问乎长梧子曰^[1]：“吾闻诸夫子^[2]，

圣人不从事于务^[3]，不就利，不违害，不喜求，不缘道；无谓有谓^[4]，有谓无谓，而游乎尘垢之外。夫子以为孟浪之言^[5]，而我以为妙道之行也。吾子以为奚若^[6]？”长梧子曰：“是(皇)[黄]帝之所听荧也^[7]，而丘也何足以知之！且女亦大早计，见卵而求时夜^[8]，见弹而求鸇炙^[9]。予尝为女妄言之，女以妄听之。奚旁日月，挟宇宙？为其脗合^[10]，置其滑湣，以隶相尊。众人役役，圣人愚菴，参万岁而一成纯^[11]。万物尽然，而以是相蕴^[12]。予恶乎知说生之非惑邪！予恶乎知恶死之非弱丧而不知归者邪^[13]！丽之姬，艾封人之子也^[14]。晋国之始得之也，涕泣沾襟；及其至于王所，与王同筐牀，食刍豢，而后悔其泣也。予恶乎知夫死者不悔其始之蘄生乎^[15]！”

〔注释〕

〔1〕瞿鹊子、长梧子：皆为虚拟人物。〔2〕夫子：指孔子。〔3〕以下五句是说，圣人不去从事世俗的工作，不贪图利益，不躲避灾害，不喜欢妄求，不拘泥于道。不缘道，无行道之迹（林希逸说）。〔4〕以下两句是说，无言如同有言，有言如同无言。谓，言，言语。〔5〕孟浪：漫澜，不着实际。〔6〕奚若：怎么样。〔7〕听荧：疑惑。〔8〕时夜：司夜，指鸡鸣报晓。时，

“旁日月，挟宇宙”，庄子使用浪漫主义的笔法，形容人的精神的提升超越了有限的时空，在无穷的时空境域中任心遨游，自由飞扬。

这段话可以用“相尊相蕴”这一命题来表述。“相尊相蕴”正是齐物精神的体现，它意味着每一个个体的存在样态虽然不同，但都可以互相包容。在道的宇宙大全的王国中，每一个人都可以发挥各自的功能，彼此在社群里面也能相互尊重。齐物的精神境界，要有开阔的心胸才能达到。

通“司”。[9] 鴞(xiāo)炙：烤吃鴞鸟。鴞，小鸱。[10] 以下三句是说，和宇宙万物合为一体，任其纷乱之不顾，把世俗上尊卑看作是一样的。为，与。其，指宇宙万物。脂，同“吻”。置，任。滑湣(hūn)，纷乱不定。[11] 参万岁而一成纯：谓糅合古今无数变异而成一精纯之体。参，糅合，调和。万岁，指古今无数变异。[12] 相蕴：意指互相蕴含于精纯浑朴之中。[13] 弱丧：自幼流落。[14] 艾封人：艾地守封疆的人。[15] 蘄：求。

“梦饮酒者，旦而哭泣；梦哭泣者，旦而田猎。方其梦也，不知其梦也。梦之中又占其梦焉，觉而后知其梦也。且有大觉而后知此其大梦也，而愚者自以为觉，窃窃然知之^[1]。君乎^[2]，牧乎，固哉！丘也与女，皆梦也；予谓女梦，亦梦也。是其言也，其名为弔诡^[3]。万世之后而一遇大圣，知其解者，是旦暮遇之也^[4]。”

[注释]

[1] 窃窃然：察察然，自知的样子。[2] 以下三句是说，君啊，臣啊，固陋极了。固，浅陋。[3] 弔诡：怪异。弔，“吊”的异体字。[4] 是旦暮遇之也：如同朝夕相遇一样平常。

[点评]

“人生若梦”，真是发人深省之语，梦与觉难以截然分辨，一如生命的出现与消失，就像四时的运转，乃是

大化中的一个过程，了解这一生命流变的真相，也可不必过于执着死生的忧喜。

“既使我与若辩矣^[1]，若胜我，我不若胜，若果是也，我果非也邪？我胜若，若不吾胜，我果是也，而果非也邪？其或是也，其或非也邪？其俱是也，其俱非也邪？我与若不能相知也，则人固受其黹暗^[2]。吾谁使正之？使同乎若者正之？既与若同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者正之，既同乎我矣，恶能正之！使异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异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使同乎我与若者正之？既同乎我与若矣，恶能正之！然则我与若与人俱不能相知也，而待彼也邪？何谓和之以天倪^[3]？曰：是不是，然不然。是若果是也，则是之异乎不是也亦无辩；然若果然也，则然之异乎不然也亦无辩。化声之相待^[4]，若其不相待。和之以天倪，因之以曼衍^[5]，所以穷年也。忘年忘义^[6]，振于无竟^[7]，故寓诸无竟。”

〔注释〕

〔1〕我：长梧子自称。若：汝，你。下同。〔2〕黹（d n）暗：

暗昧不明，所见偏蔽。 [3] 天倪：自然的分际。 [4] 化声之相待：是非之辩互相对待而成。 [5] 曼衍：散漫的流衍，不拘常规。 [6] 忘年忘义：忘生死忘是非。忘，安适之至。 [7] 振于无竟：遨游于无穷的境地。

罔两问景曰^[1]：“曩子行^[2]，今子止；曩子坐，今子起；何其无特操与^[3]？”景曰：“吾有待而然者邪？吾所待又有待而然者邪？吾待蛇蚺蜺翼^[4]？恶识所以然^[5]！恶识所以不然！”

〔注释〕

[1] 罔两：影外之微阴。景：古“影”字，影子。 [2] 曩(nāng)：从前。 [3] 何其无特操与：怎么这样没有独立的意志呢？ [4] 待蛇蚺(fù)蜺翼：意谓蛇凭借腹下鳞皮而爬行，蝉凭借翼羽而起飞。 [5] 以下两句是说，既不识其所以然与其所以不然，则是非不必辩矣。

昔者庄周梦为胡蝶^[1]，栩栩然胡蝶也^[2]。自喻适志与^[3]！不知周也。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4]。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与？周与胡蝶，则必有分矣。此之谓物化^[5]。

“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正是写审美主体在人生活动中显现出无比适意的审美情趣，庄子以人化蝴蝶为喻，将现实人生点化为“艺术人生”，徐复观认为“老、庄思想当下所成就的人生，实际是艺术的人生，而中国的纯艺术精神，实际系由此一思想系统所导出”（《中国艺术精神》）。

[注释]

[1] 昔者：犹夕者。 [2] 栩栩：形容轻盈畅快的样子。一本作“翩翩”，形容蝴蝶飞舞的样子。 [3] 喻：同“愉”。适志：快意。 [4] 遽（qú）遽然：僵直之貌。一说惊动，惊喜之貌。 [5] 物化：万物的转化，意指物我界限消解，万物融化为一。

[点评]

“罔两问景”的寓言中，影子的回答全以疑问的口气，意谓似有所待，实无所待。学界不解寓言的意旨，而往往以郭象的“天机自尔”“天机自张”的观点来解释，实则庄子乃是以宇宙整体观的思维，说明宇宙间一切存在都有其内在的联系，在相互关联中，共同构成一个有机的整体。在这种万物相互蕴含的宇宙整体观中，我们才能够了解庄周与蝴蝶在宇宙大化流行中的流变性（“物化”），庄子或蝴蝶作为个体生命的显现，虽在有限的时空中，但要能保持“自喻适志”的心境，如此我们才能够以审美的眼光，欣赏庄周达观的人生态度。

[篇末评]

本篇正如释德清所说“其文与意，若草里蛇，但见其动荡游衍，莫睹其形迹”（《庄子内篇注》）。初读起来，极费心思。齐物，即主张万物的平等。人类社会的一切矛盾的对立面，诸如生与死、寿与夭、贵与贱、荣与辱、成与毁等等都是无差别的一回事。庄子从物性平等的立场，将人类从自我中心的局限性中提升出来，以开放的心灵观照万物，了解各物都有其独特的意义内容。广大

的心胸也激发出巨大的创造能量，从开篇的“吾丧我”，破除我见、我执以获得真实的自我（“真宰”“真君”），神游于“无封”“无境”的辽阔境域中，到梦觉不分、庄周梦蝶，主客会通交感，物我的界限消解融合，实现精神的独立自由、逍遥自适。这一境界实为最高艺术精神之投射。

养生主

吾生也有涯^[1]，而知也无涯^[2]。以有涯随无涯，殆已^[3]；已而为知者^[4]，殆而已矣。为善无近名^[5]，为恶无近刑。缘督以为经^[6]，可以保身^[7]，可以全生，可以养亲，可以尽年。

[注释]

[1]涯：边际，界限。 [2]知：同“智”。 [3]殆已：形容疲困。已，通“矣”。 [4]已而为知者：既然这样了还要去从事求知活动。 [5]以下两句是说，做善事不要有求名之心，做恶事不要遭受刑戮之害。 [6]缘督以为经：顺虚以为常法。缘督，含有顺应自然之道的意思。缘，循，顺应。督，督脉。人身前的中脉为任脉，人身后的中脉为督脉，任、督二脉为人体奇经八脉的主脉，主呼吸之息。 [7]以下四句是说，可以保护生命，可以保全天性，可以养护身体，可以尽享天年。养亲，养身。

庄子关心如何在一个无限的“知”的范围内来安顿有限的生命。这里的“知”可能指外在的知识，更可能是指心智，以有尽之身随无尽之思，“终身役役”而不知所止。

庖丁为文惠君解牛^[1]，手之所触，肩之所倚，足之所履，膝之所踦^[2]，砉然向然^[3]，奏刀騞然^[4]，莫不中音。合于桑林之舞^[5]，乃中经首之会^[6]。文惠君曰：“嘻，善哉！技盖至此乎^[7]？”庖丁释刀对曰^[8]：“臣之所好者道也，进乎技矣。始臣之解牛之时，所见无非[全]牛者。三年之后，未尝见全牛也。方今之时，臣以神遇而不以目视^[9]，官知止而神欲行^[10]。依乎天理^[11]，批大郤^[12]，导大窾^[13]，因其固然。技经肯綮之未尝^[14]，而况大辄乎^[15]！良庖岁更刀，割也；族庖月更刀^[16]，折也。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17]。彼节者有间，而刀刃者无厚；以无厚入有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矣^[18]，是以十九年而刀刃若新发于硎。虽然，每至于族^[19]，吾见其难为，怵然为戒^[20]，视为止，行为迟。动刀甚微，謦然已解^[21]，如土委地。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22]，善刀而藏之^[23]。”文惠君曰：“善哉！吾闻庖丁之言，得养生焉。”

苏轼读了庖丁解牛，体悟到艺术创作和经验累积的关系，从而说出了这样富有哲理的话：“出新意于法度之中，寄妙理于豪放之外，所谓游刃有余，运斤成风，盖古今一人而已。”（《书吴道子画后》）

[注释]

[1]庖丁：名叫丁的厨师。一说掌厨的丁役。文惠君：旧注说是梁惠王，疑为附会，可视为虚拟人物。 [2]踦(y)：通“倚”，屈跪一膝，顶住牛体。 [3]砉(huā)然向然：皆为形容解牛时发出的声音。一说砉然为骨肉分离之声，向然为刀砍骨肉之声。 [4]騞(huō)：同于“砉”，都是形容刀砍物所发出的声音，或说声音大于砉。 [5]桑林之舞：传说是殷商时代的乐舞曲。 [6]经首：传说是尧时代的乐曲。会：节奏，旋律。 [7]盖：同“盍”，何。 [8]释：放。 [9]神遇：心神感触。 [10]官知止而神欲行：感官的认知作用停止了，只是运用心神。 [11]天理：自然的纹理结构。 [12]批：击，劈。郤：通“隙”，指筋骨间的缝隙。 [13]导：引刀而入。大窾(kuān)：指骨节间的较大空隙。 [14]肯：着骨肉。綮(qìng)：筋肉盘结处。 [15]軋(gū)：大骨。 [16]族庖：这里指一般的庖丁。族，众。 [17]砺(xíng)：磨刀石。 [18]恢恢乎：宽绰的样子。 [19]族：盘结交错处。 [20]怵(chù)然：警惕的样子。 [21]謦(huò)然：解散，散开的样子。 [22]踌躇满志：愉悦安适，从容自得的样子。 [23]善刀：拭刀。

[点评]

“庖丁解牛”从宰牛之方喻养生之理，由养生之理喻处世之道。这则寓言尤引人注意的是它由技入道所蕴含的哲学和艺术的涵义。

由技艺而臻于道境，为道家由工夫到境界开辟一条新路。初学时(“始臣之解牛之时”)，“三年之后”，“十九年矣”，在长期实践累积的经验中，越来越体认到其中的奥

妙——掌握到牛体的生理结构、筋络的理路、骨节间的空穴。学艺时日越久则技能越专精，这要在持之以恒——“有守”。庖丁的由技入道，正是技巧专一、艺能专精、志于道而有所持守之故。由技入道的过程中，主体的身体运作与心神投入是最为关键的因素。“形”与“心”在艺术活动的创作转化中，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为了达到心神运作的灵妙，肢体必须在漫长的过程中，经过实际的技艺操作，方能升华为“游刃有余”的艺术活动。

想象力和美感是庄子创作运思的重要因素。在多个由技入道的寓言作品中，庖丁解牛的构想尤为出奇。宰牛原本是一项劳动强度极其艰巨的苦役，庄子笔下却“恢恢乎其于游刃必有余地”，洋溢着审美趣味。解牛告成，庖丁“提刀而立，为之四顾，为之踌躇满志”，真是淋漓尽致地描绘出艺术创作者审美享受的陶然心境。

庖丁用肢体做出配合无间的艺演，举手投足之间皆能合拍于雅乐的美妙乐音，并表演出优雅动人的舞姿，这艺术形象构成一幅令人赞赏不已的审美图景，也构绘出主体技艺之出神入化于挥洒自如的自由境界。而庖丁臻至道境的操刀过程中，是以“神遇”“神行”为主导。守气、静心、凝神，神形和合，才能展现为灵妙的道境及其出神入化的艺术活动。

形全形残都是天赋予的自然之貌，与《德充符》篇一样，庄子主张形残并不可怕，可怕的是体全而智残，“养生”之主不在于形，应以养神为重。

公文轩见右师而惊曰^[1]：“是何人也？恶乎介也^[2]？天与，其人与^[3]？”曰：“天也，非人也。

天之生是使独也，人之貌有与也^[4]。以是知其天也，非人也。泽雉十步一啄^[5]，百步一饮，不蕲畜乎樊中^[6]。神虽王^[7]，不善也^[8]。”

〔注释〕

〔1〕公文轩：姓公文，名轩，宋国人。右师：官名。此以官职称人。〔2〕介：独脚。〔3〕其：抑或。与：赋予。〔4〕人之貌有与也：人的形貌是上天赋予的。〔5〕泽雉：草泽里的野鸡。〔6〕蕲：求。樊：笼。〔7〕王：通“旺”，旺盛。〔8〕不善：不乐，不能自遂。

老聃死^[1]，秦失弔之^[2]，三号而出。弟子曰：“非夫子之友邪？”曰：“然。”“然则弔焉若此，可乎？”曰：“然。始也吾以为其人也，而今非也。向吾入而弔焉^[3]，有老者哭之，如哭其子；少者哭之，如哭其母。彼其所以会之，必有不蕲言而言，不蕲哭而哭者^[4]。是（邈）〔遁〕天倍情^[5]，忘其所受，古者谓之遁天之刑^[6]。适来，夫子时也；适去，夫子顺也^[7]。安时而处顺，哀乐不能入也，古者谓是帝之县解^[8]。”指穷于为薪^[9]，火传也，不知其尽也。

人应用达观而不悲观的豁达心胸去直面人生，顺应自然，在人的本身建立永恒的精神生命。人的思想、人格的生命之火一旦点燃，将没有穷尽。

[注释]

[1] 老聃：即老子，姓李，名耳，字聃，春秋时楚国苦县人，曾任周守藏室的史官。 [2] 秦失：又作“秦佚”，是老聃的朋友，也可能是庄子杜撰的人名。 [3] 向：刚才。 [4] 不薪哭而哭者：必定是感情执着而不禁哭泣。 [5] 遁天：逃避自然。倍：通“背”，违背。 [6] 刑：刑罚。 [7] 两处“夫子”疑为衍文，或指秦佚对弟子称老子之言。适来：正当来世。时：时运。 [8] 帝之县解：自然地解除倒悬。县，通“悬”。 [9] 指：读作“脂”，指烛薪上的油脂。穷：指燃尽。

[篇末评]

生命是由形和神组合而成，《养生主》讲护养生命之主，强调精神生命的重要性。养神的方法莫过于顺其自然，因此“缘督以为经”是本篇的总纲，讲述顺守自然之道的根本原理。可与外篇《达生》篇参看，该篇通篇发挥养神之理。庄子在继承老子形上之道的同时，认为无形之道可以心传之、心得之。在《大宗师》心传道境的提法下，庄子更在本篇及《达生》等各篇形象化地通过主体技能所呈现的艺术精神来体认道的境界。庄子由技入道的寓言，将人间活动提升到艺术的境界。寓言涵摄道与艺的关系、“为学”通向“为道”的历程、创作主体与客体的对立与融合等等问题。宗白华则说：“灿烂的‘艺’赋予‘道’以形象和生命。‘道’给予‘艺’以深度和灵魂。”（《宗白华全集》第2卷）这一慧见，是对庄子道、艺关系最精辟的解说。

人间世

颜回见仲尼^[1]，请行。曰：“奚之？”曰：“将之卫^[2]。”曰：“奚为焉？”曰：“回闻卫君^[3]，其年壮，其行独^[4]；轻用其国，而不见其过；轻用民死，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5]，民其无如矣^[6]。回尝闻之夫子曰：‘治国去之，乱国就之，医门多疾。’愿以所闻思其则，庶几其国有瘳乎^[7]！”仲尼曰：“嘻！若殆往而刑耳^[8]！夫道不欲杂，杂则多，多则扰，扰则忧，忧而不救。古之至人，先存诸己而后存诸人。所存于己者未定，何暇至于暴人之所行^[9]！且若亦知夫德之所荡而知之所为出乎哉^[10]？德荡乎名，知出乎争。名也者，

庄子笔下的颜回，身处乱世，怀抱救世之心；而他笔下的孔子却变成了宣扬庄子学说的道家人物。

相(札)[轧]也；知也者，争之器也。二者凶器，非所以尽行也。

[注释]

[1] 颜回：字子渊，春秋末期鲁国人，孔子最为得意的学生。仲尼：即孔子，名丘，字仲尼，鲁国陬邑（今山东曲阜）人。孔子与颜回的这段问答，自然是虚构的。[2] 卫：卫国，春秋时期的诸侯国，在今河南境内。[3] 卫君：一说指卫庄公蒯聩，庄子寓托以形容暴君。[4] 行独：行为专断。[5] 死者以国量乎泽若蕉：读作“死者以国，若蕉量乎泽”，谓几乎一国的人都死光了，就像草芥一样填满了大泽。量，填满。蕉，草芥。[6] 无如：无往，无处可去。[7] 庶几：差不多。瘳(chōu)：病愈。[8] 若：你。殆：恐怕，将要。[9] 暴人：暴君，这里指卫君。[10] 荡：丧失。出：显露。

“且德厚信𡵚^[1]，未达人气^[2]，名闻不争，未达人心。而强以仁义绳墨之言术暴人之前者^[3]，是以人恶有其美也^[4]，命之曰菑人^[5]。菑人者，人必反菑之，若殆为人菑夫！且苟为悦贤而恶不肖，恶用而求有以异^[6]？若唯无诏^[7]，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8]。而目将荧之^[9]，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10]，容将形之，心且成之。是以火救火，以水救水，名之曰益多。顺始无穷，

若殆以不信厚言^[11]，必死于暴人之前矣！且昔者桀杀关龙逢^[12]，纣杀王子比干^[13]，是皆修其身以下伛拊人之民^[14]，以下拂其上者也，故其君因其修以挤之。是好名者也。昔者尧攻丛枝、胥敖^[15]，禹攻有扈^[16]，国为虚厉^[17]，身为刑戮，其用兵不止，其求实无已^[18]。是皆求名实者也，而独不闻之乎？名实者，圣人之所不能胜也，而况若乎！虽然，若必有以也^[19]，尝以语我来！”

〔注释〕

〔1〕德厚：道德纯厚。信砮（gāng）：信誉确实。砮，坚实之意。〔2〕未达：不了解。人气：人的口味。〔3〕术：释德清、陈碧虚以为当作“炫”字，旧本笔误为“术”，夸耀。〔4〕是以人恶有其美也：这是以别人的过恶来炫耀自己的美德。俞樾以为“有”为“育”字之误，卖弄，炫耀。〔5〕菑（zāi）：音“灾”，害。〔6〕恶用而：何用汝。〔7〕若：你。诤：争辩、谏诤。〔8〕王公：指卫君。斗其捷：施展他的巧辩。捷，迅捷，利口。〔9〕荧：眩，眩惑。〔10〕营：营救。〔11〕殆：恐怕。厚言：忠诚之言。〔12〕桀：夏桀，夏朝的暴君。关龙逢：夏桀的贤臣，因忠谏被斩首。〔13〕纣：商纣，商朝的暴君。比干：商纣的叔父，因忠谏而被剖心。〔14〕伛拊（y f）：曲身抚爱，此指怜爱、爱养。〔15〕丛枝、胥敖：小国名。〔16〕有扈：国名，在今陕西户县。〔17〕虚：同“墟”，废墟。厉：厉鬼，古时称死而无后为厉。〔18〕实：实利，此指国土、人口和财

物。 [19] 以下两句是说，你肯定有你的想法，不妨说给我听听。

颜回曰：“端而虚^[1]，勉而一^[2]，则可乎？”
 曰：“恶！恶可！夫以阳为充孔扬^[3]，采色不定^[4]，常人之所不违，因案人之所感^[5]，以求容与其心^[6]。名之曰日渐之德不成^[7]，而况大德乎！将执而不化，外合而内不訾^[8]，其庸诿可乎！”“然则我内直而外曲，成而上比^[9]。内直者，与天为徒^[10]。与天为徒者，知天子之与己皆天之所子^[11]，而独以己言蕲乎而人善之，蕲乎而人不善之邪？若然者，人谓之童子，是之谓与天为徒。外曲者，与人之为徒也。擎跽曲拳^[12]，人臣之礼也，人皆为之，吾敢不为邪！为人之所为者，人亦无疵焉，是之谓与人为徒。成而上比者，与古为徒。其言虽教，謏之实也^[13]。古之有也，非吾有也。若然者，虽直而不病^[14]，是之谓与古为徒。若是则可乎？”仲尼曰：“恶！恶可！大多政^[15]，法而不谄，虽固亦无罪^[16]。虽然，止是耳矣^[17]，夫胡可以及化！犹师心者也^[18]。”

[注释]

[1] 端而虚：外表端谨而内心谦虚。 [2] 勉而一：勉力行事而谨终如始。 [3] 阳：骄盛之气。充：满。孔扬：甚为扬扬自得。孔，甚。 [4] 采色不定：喜怒无常。采色，神采气色，这里指喜怒变化的表情。 [5] 案：压抑。感：谏劝。 [6] 求容与其心：求自己内心的畅快。 [7] 日渐之德：指小德。 [8] 訾（zī）：资取，采纳。 [9] 成而上比：陈述成说而上比于古人。 [10] 与天为徒：和自然同类。 [11] 以下三句是说，天子与我，在本性上都是天生的，这样我哪里会期望别人称赞自己所讲的话为善，又何必理会别人指责为不善呢？天之所子，属于天生的。 [12] 擎（qíng）：执笏。跽（jì）：跪拜。曲拳：拱手鞠躬。 [13] 譴（zhé）：指责。 [14] 病：指灾祸。 [15] 以下两句是说，法则太多，犹不稳当。大，读作“太”。政，通“正”。谍，当。 [16] 固：固陋，不圆通。 [17] 耳矣：即“而已”。 [18] 师心：执着于自己的成见。

颜回曰：“吾无以进矣，敢问其方。”仲尼曰：“斋，吾将语若^[1]！有[心]而为之，其易邪？易之者，皞天不宜^[2]。”颜回曰：“回之家贫，唯不饮酒不茹荤者数月矣。如此，则可以为斋乎？”曰：“是祭祀之斋，非心斋也。”回曰：“敢问心斋。”仲尼曰：“若一志^[3]，无听之以耳而听之以心^[4]，无听之以心而听之以气！听止于耳^[5]，心止于符^[6]。气也者^[7]，虚而待物者也。唯道集虚^[8]。虚者，心斋也。”颜回曰：“回之未始得

“心斋”修养方法，最紧要的是心神专注（“一志”），其修养工夫着重心境向内收——由耳而心，由心而气，层层内敛。所谓“徇耳目内通”，即使耳目作用向“内通”，达到收视返听于内的效果，开阔人的内在精神，陶冶人的内在本质。

从哲学观点来看“心斋”这段话中，道、气、心三个重要基本范畴及其相互关系值得探讨。而“唯道集虚”这个命题，不仅隐含着“道”具象化为“气”，并且这是老庄文献中首次出现道心合一的思想观念。

使^[9]，实自回也；得使之也，未始有回也；可谓虚乎？”夫子曰：“尽矣。吾语若！若能入游其樊而无感其名^[10]，入则鸣^[11]，不入则止。无门无毒^[12]，一宅而寓于不得已^[13]，则几矣。绝迹易^[14]，无行地难。为人使易以伪，为天使难以伪。闻以有翼飞者矣，未闻以无翼飞者也；闻以有知知者矣，未闻以无知知者也。瞻彼阕者^[15]，虚室生白^[16]，吉祥止止^[17]。夫且不止，是之谓坐驰^[18]。夫徇耳目内通而外于心知^[19]，鬼神将来舍^[20]，而况人乎！是万物之化也，禹舜之所纽也^[21]，伏戏几蘧之所行终^[22]，而况散焉者乎^[23]！”

〔注释〕

〔1〕语若：告诉你。〔2〕皞（hào）天不宜：与自然至理不合。皞天，自然。不宜，不合。〔3〕若一志：读作“一若志”，即专一你的心志。〔4〕以下两句是说，不用耳去听而用心去体会，不要用心去体会而用气去感应。〔5〕听止于耳：读作“耳止于听”。〔6〕符：感应现象。〔7〕以下两句是说，能够容纳外物的气，显然不是指呼吸之气息，即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灵明觉之心。〔8〕唯道集虚：只要你到达空明的心境，道理自然与你相合。虚，指空明的心境。〔9〕得使：言得教诲。〔10〕无感其名：不为名位所动。〔11〕以下两句是说，能接纳你的意见就

说，不能接纳你的意见就不说。 [12] 无门无毒：不走门路去营求。 [13] 一：形容心灵凝聚的状态，宅：心灵的位置。寓于不得已：即“不得已而为之”之意，应事寄托于不得已。 [14] 以下两句是说，不走路容易，走路不留行迹就困难。 [15] 瞻：看，观照。阒：空，指空明的境界。 [16] 虚室：指空明无物的心境。白：纯白无染的光明。 [17] 吉祥止止：即“止于止”，意即吉祥善福，止在凝静之心。前“止”为“处”“集”之意，后“止”指空明静止的心境。 [18] 坐驰：形坐而心驰。 [19] 徇：同“循”，顺。内通：返视返听，由心去视听。外于心知：排除心智心机。 [20] 舍：居住，指依附。 [21] 纽：枢纽，关键。 [22] 伏戏：即伏羲。几蘧：传说中的古帝王。 [23] 散焉者：疏散之人，指普通一般人。

[点评]

“心斋”是“养心”“养气”之法，心与气并非截然不同的两种东西，心灵通过修养工夫而达到“虚室生白”那种空明灵觉的境地，就是气。这空明的觉心能使“耳目内通”，能涵容万物。换言之，气就是高度修养境界的空明灵觉之心。庄子的“心斋”就是培养一种具有灵妙作用的心之机能。

《庄子》言“气”，从不同的语境来看，在哲学范畴中可以概分为两类，一般多以气为构成万有生命的始基元素，但有时则又将始基元素的气提升为精神气质、精神状态，乃至精神境界。诚如徐复观所论：“气韵观念之出现，系以庄学为背景。庄学的清、虚、玄、远，实系‘韵’的性格，‘韵’的内容；中国画的主流，始终是在庄学精神中发展。”（《中国艺术精神》）

这段话另有一番意趣，所谓观照那空明心境的“瞻阒”、所谓福善之事止于凝静之心的“止止”、所谓耳目感官通向心灵深处的“耳目内通”，都是“内视”的提法。在中国古代思想文化史上，“内视”之说首出于此。

叶公子高将使于齐^[1]，问于仲尼曰：“王使诸梁也甚重，齐之待使者，盖将甚敬而不急。匹夫犹未可动，而况诸侯乎！吾甚慄之。子常语诸梁也曰：‘凡事若小若大，寡不道以欢成^[2]。事若不成，则必有人道之患^[3]；事若成，则必有阴阳之患^[4]。若成若不成而后无患者，唯有德者能之。’吾食也执粗而不臧^[5]，爨无欲清之人^[6]。今吾朝受命而夕饮冰，我其内热与^[7]！吾未至乎事之情，而既有阴阳之患矣；事若不成，必有人道之患。是两也，为人臣者不足以任之，子其有以语我来！”

〔注释〕

〔1〕叶公子高：楚大夫，为叶县令，姓沈，名诸梁，字子高。〔2〕寡不道以欢成：未有不依道而能美满成功的。〔3〕人道之患：人为的祸患，指人君的惩罚。〔4〕阴阳之患：阴阳之气激荡而导致失调患病。〔5〕臧：精美。〔6〕爨（cuàn）：烧火做饭，此指烧火之人。清：清凉。〔7〕内热：内心烦焦。

仲尼曰：“天下有大戒二^[1]：其一，命也^[2]；其一，义也^[3]。子之爱亲，命也，不可解于心；臣之事君，义也，无适而非君也，无所逃于天地之间。是之谓大戒。是以夫事其亲者，不择地而安之，孝之至也；夫事其君者，不择事而安之，忠之盛也；自事其心者，哀乐不易施乎前，知其不可柰何而安之若命，德之至也。为人臣子者，固有所不得已。行事之情而忘其身，何暇至于悦生而恶死！夫子其行可矣！丘请复以所闻：凡交近则必相靡以信^[4]，远则必忠之以言，言必或传之。夫传两喜两怒之言，天下之难者也。夫两喜必多溢美之言，两怒必多溢恶之言。凡溢之类妄，妄则其信之也莫^[5]，莫则传言者殃。故法言曰^[6]：‘传其常情，无传其溢言，则几乎全。’且以巧斗力者^[7]，始乎阳，常卒乎阴，(大)[泰]至则多奇巧；以礼饮酒者，始乎治，常卒乎乱，(大)[泰]至则多奇乐。凡事亦然。始乎谅^[8]，常卒乎鄙；其作始也简，其将毕也必巨。(夫)言者，风波也；行者，实丧也^[9]。[夫]风波易以动，实丧易以危。故忿设无由，巧言偏辞。兽死不择音，气息

“言者，风波也”，传言不当会引起无限矛盾、冲突甚至殃灾，“可不慎与”！

勃然^[10]，于是并生心厉^[11]。克核大至^[12]，则必有不肖之心应之，而不知其然也。苟为不知其然也，孰知其所终！故法言曰：‘无迁令^[13]，无劝成，过度益也^[14]。’迁令劝成殆事，美成在久，恶成不及改，可不慎与！且夫乘物以游心^[15]，托不得已以养中^[16]，至矣。何作为报也^[17]！莫若为致命^[18]。此其难者^[19]。”

〔注释〕

〔1〕大戒：指人生足以为戒的大法。戒，法。〔2〕命：天性。〔3〕义：一种应然的社会生活的规范。〔4〕靡：通“縻”，维系。〔5〕信之也莫：犹言信之不笃。〔6〕法言：一说为格言。一说作古书名。〔7〕以下三句是说，以巧斗力者，始于明斗，而常终于阴谋。〔8〕以下两句是说，始则诚信，终则鄙恶。谅，见谅，取信之意。鄙，欺诈。〔9〕实丧：犹言得失。〔10〕勃（bó）然：勃然，指怒气勃然发作。〔11〕心厉：读作“厉心”，狼戾之心。〔12〕克核大至：逼迫太甚。〔13〕以下两句是说，不要改变所受的使命，不要强求事情的成功。〔14〕益：“溢”的古字，越轨，超限。〔15〕乘物以游心：意即顺任事物的自然而悠游自适。游心，心灵自由活动。〔16〕养中：顺任中虚自然，保养心性。〔17〕何作为报也：何必作意去报效国君呢！〔18〕致命：意指真实无妄地传达君命。〔19〕此其难者：指完成君主的使命是很困难的事。

[点评]

庄子在这里又提出了“养中”“游心”之说。“养中”，为保养心中之气，与“心斋”养气集虚同义。老子、孔子都重视持守中道，但儒道两家观点不同，孔儒的“中道”，指不偏不倚、不走极端的调和态度，庄子的“养中”则顺着老子的“守中”之义而发展，将“中”“虚”用以表述心灵状态。所谓“养中”，即主体通过修养的工夫排除名位的拘锁而使心灵达到空明之境界。“乘物以游心”就是心神顺任外物的变化而遨游，在自由自适的状态下来观照外事，故而“游心”乃是庄子以一种艺术精神而入世的心态。

颜阖将傅卫灵公太子^[1]，而问于蘧伯玉曰^[2]：“有人于此，其德天杀^[3]。与之为无方，则危吾国；与之为有方，则危吾身。其知适足以知人之过，而不知其所以过。若然者，吾柰之何？”蘧伯玉曰：“善哉问乎！戒之，慎之，正女身也哉！形莫若就^[4]，心莫若和^[5]。虽然，之二者有患。就不欲入^[6]，和不欲出^[7]。形就而入，且为颠为灭，为崩为蹶。心和而出，且为声为名，为妖为孽^[8]。彼且为婴儿，亦与之为婴儿；彼且为无町畦^[9]，亦与之为无町畦；彼且为无崖^[10]，亦与

庄子主张君臣之间要保持一定的距离和分寸。在劝说君王时外貌亲近，还要把诱导教育他的目的存于内心而不外露，这样彼此才容易沟通。

之为无崖。达之，入于无疵。汝不知夫螳螂乎？怒其臂以当车辙，不知其不胜任也，是其才之美者也。戒之，慎之！积伐而美者以犯之^[11]，几矣^[12]。汝不知夫养虎者乎？不敢以生物与之，为其杀之之怒也；不敢以全物与之，为其决之之怒也；时其饥饱，达其怒心。虎之与人异类而媚养己者，顺也；故其杀者^[13]，逆也。夫爱马者，以筐盛矢^[14]，以蜾盛溺^[15]。适有蚤蚋仆缘^[16]，而拊之不时^[17]，则缺衔毁首碎胸^[18]。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可不慎邪！”

〔注释〕

〔1〕颜阖：姓颜，名阖，鲁国的贤人。亦见《达生》《让王》。傅：师傅，老师，这里作动词用。大子：指蒯聩。〔2〕蘧伯玉：姓蘧，名瑗，字伯玉，卫国的贤大夫。〔3〕其德天杀：天性刻薄。一说天资劣薄。〔4〕形莫若就：外貌不如表现亲近之意。〔5〕心莫若和：内心不如存着诱导之意。〔6〕就不欲入：亲附他不要太过度。〔7〕和不欲出：诱导之意不要太明显。〔8〕为妖为孽：谓招致灾祸。孽，灾。〔9〕町畦（tīng qí）：皆田区，即界限。〔10〕无崖：无拘束。〔11〕积伐而美者以犯之：经常夸耀自己的才能去触犯他。积，屡。伐，夸。〔12〕几：危殆。〔13〕杀：搏杀，指伤人。〔14〕矢：同“屎”。〔15〕蜾（shèn）：大蛤之器，宝器。〔16〕仆缘：附着。仆，附。〔17〕拊：拍打。不时：不及

时。 [18]毁首碎胸：指毁碎口勒与胸上的络轡。

〔点评〕

庄子在这里提出了中国古代教育史上至为重要的教育方法——“顺”（随顺）“达”（引达）。在教育中必须特别注意两点：第一，要看到人际关系的复杂，正确估计双方力量的对比，不要“螳臂当车”，教育的过程中要克顺其意，因势利导；第二，教育是爱的引导，但爱的不当，爱过了头，结果反而适得其反（“意有所至而爱有所亡”）。

匠石之齐^[1]，至于曲辕，见栌社树^[2]。其大蔽数千牛，絜之百围^[3]，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4]，其可以为舟者旁十数^[5]。观者如市，匠伯不顾^[6]，遂行不辍。弟子厌观之^[7]，走及匠石，曰：“自吾执斧斤以随夫子，未尝见材如此其美也。先生不肯视，行不辍，何邪？”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沈，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樗，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故能若是之寿。”匠石归，栌社见梦曰：“女将恶乎比予哉？若将比予于文木邪？夫柎梨橘柚，果蓏之属^[8]，实熟

则剥，剥则辱；大枝折，小枝泄^[9]。此以其能苦其生者也，故不终其天年而中道夭，自掊击于世俗者也。物莫不若是。且予求无所可用久矣，几死，乃今得之，为予大用。使予也而有用，且得有此大也邪？且也若与予也皆物也，柰何哉其相物也^[10]？而几死之散人，又恶知散木！”匠石觉而诊其梦^[11]。弟子曰：“趣取无用^[12]，则为社何邪？”曰：“密！若无言！彼亦直寄焉，以为不知己者诟厉也^[13]。不为社者，且几有翦乎！且也彼其所保与众异，而以义（誉）[喻]之^[14]，不亦远乎！”

〔注释〕

〔1〕匠石：一个名叫石的木匠。之：往。〔2〕栎（lì）社树：把栎树当作社神。〔3〕絜（xié）之百围：用绳子度量粗细。围，两手合抱。〔4〕其高临山十仞而后有枝：树身高达山头，树干七八十尺以上才生枝，形容树的高大。〔5〕旁：旁枝。〔6〕伯：指工匠之长。〔7〕厌观：饱看。〔8〕果蓏（lǔ）之属：果瓜之类。果蓏，树木所结的果实叫果，瓜类等地上蔓生植物的果实叫蓏。〔9〕泄：读作“曳”，牵引。〔10〕柰何哉其相物也：为什么还要拿我去类比文本呢？此句承上文“若将比予于文本邪”而言。〔11〕诊：通“疹”，告。〔12〕趣取：意在求取。〔13〕诟厉：辱骂。〔14〕义喻：从常理来衡量。

[点评]

在动荡的社会里，万般无奈的庄子只有像栎社树求“无用之用”，以保全自己，不愿沦为统治者的工具。智者隐才匿智，含藏锋芒，于荆棘中寻生路，何其艰难，何其苦痛！这种对当权者所采取的不合作态度和叛逆精神，对后代知识分子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南伯子綦游乎商之丘^[1]，见大木焉有异，结驷千乘，隐将芘其所藪^[2]。子綦曰：“此何木也哉？此必有异材夫！”仰而视其细枝，则拳曲而不可以为栋梁；俯而（见）[视]其大根，则轴解而不可以为棺槨^[3]；啗其叶，则口烂而为伤；嗅之，则使人狂醒^[4]，三日而不已。子綦曰：“此果不材之木也，以至于此其大也。嗟乎神人，以此不材！宋有荆氏者^[5]，宜楸柏桑^[6]。其拱把而上者^[7]，求狙猴之杙者斩之^[8]；三围四围，求高名之丽者斩之^[9]；七围八围，贵人富商之家求榱桷者斩之^[10]。故未终其天年，而中道之夭于斧斤，此材之患也。故解（以）之[以]牛之白颡者与豚之亢鼻者^[11]，与人有痔病者不可以适河^[12]。此皆巫祝以知之矣，所以为不祥也。此

商丘树与栎社
树异曲同工。

乃神人之所以为大祥也。

〔注释〕

〔1〕南伯子綦：虚拟人物，《齐物论》作“南郭子綦”。商之丘：即今河南商丘。〔2〕隐将：应作“将隐”，误倒。陈碧虚《庄子阙误》引张君房本正作“将隐”。茝：通“庇”，遮蔽。蔭（lài）：荫。〔3〕轴解：谓木心分裂。〔4〕狂醒（chéng）：酒醉如狂人。〔5〕荆氏：地名。〔6〕楸（qiū）：落叶乔木，木质细密坚实。〔7〕拱把：两手相握称拱，一手所握称把。〔8〕狙猴：猕猴。杙（yì）：小木桩。〔9〕高名之丽：高名之家，荣华高屋。名，显。一说“大”。丽，同“廌”，屋栋。〔10〕榱（shàn）：由整块板做成的棺材。〔11〕解：禳除，即通过向神祈祷、祭祀以解除灾祸。白颡（sǎng）：白额。亢鼻：仰鼻，鼻孔翻上。〔12〕适河：把人或牲畜投入河中祭神。

“支离疏者^{〔1〕}，颐隐于脐^{〔2〕}，肩高于顶，会撮指天，五管在上^{〔3〕}，两髀为胁^{〔4〕}。挫针治繻^{〔5〕}，足以糊口；鼓箠播精^{〔6〕}，足以食十人。上征武士，则支离攘臂而游于其间^{〔7〕}；上有大役，则支离以有常疾不受功^{〔8〕}；上与病者粟，则受三钟与十束薪^{〔9〕}。夫支离其形者，犹足以养其身，终其天年，又况支离其德者乎^{〔10〕}！”

[注释]

[1] 支离疏：寓托的人名。释德清说：“支离者，谓隳其形；疏者，谓泯其智也。”比喻忘形去智之人。 [2] 以下三句是说，他的面颊缩在肚脐下，肩膀高过头顶，脑后的发髻朝天。会撮，发髻。 [3] 五管：五脏的穴位。一说五官。 [4] 髀（bì）：股部，大腿骨。胁：胸旁的肋骨。 [5] 挫针治繻（xiè）：缝衣洗衣。繻，脏旧衣服。 [6] 鼓箴播精：用簸箕扬弃米糠而得精米。鼓，箴（cè），小箕。 [7] 攘臂：捋起袖子，伸出胳膊。形容支离疏因残疾而不忧被征兵的神气。 [8] 功：当差。 [9] 钟：六斛四斗为一钟。古时官吏俸禄多以钟计。 [10] 支离其德：德性支离，犹忘德。

[点评]

庄子讲述了一个形体支离怪状的人在战乱中免于劳役，得以苟存的故事。其用意是借“形”表“德”，“支离其形”意在“忘形”，“支离其德”意在“忘德”，表达了庄子在传统道德价值之外寻求心灵的自适与自由。

孔子适楚，楚狂接舆游其门曰^[1]：“凤兮凤兮^[2]，何如德之衰也！来世不可待，往世不可追也。天下有道，圣人成焉^[3]；天下无道，圣人生焉^[4]。方今之时，仅免刑焉。福轻乎羽，莫之知载；祸重乎地，莫之知避。已乎已乎，临人以德！殆乎殆乎，画地而趋！迷阳迷阳^[5]，无伤吾行！

荆棘啊，不要伤害我的行程；转弯走，不要刺伤我的脚胫！悻悻、痛心之余的庄子，仍是不辞艰辛地于荆棘中曲折探寻出路，世虽弃我，我不弃世，体现了中国知识分子坚韧的信念与毅力。

吾行郤曲^[6]，无伤吾足！”山木自寇也^[7]，膏火自煎也。桂可食^[8]，故伐之；漆可用，故割之。人皆知有用之用，而莫知无用之用也。

〔注释〕

〔1〕楚狂接舆：楚国隐士。亦见《逍遥游》。〔2〕凤兮凤兮：以凤鸟讽喻孔子。〔3〕成：成就事业。〔4〕生：保全生命。〔5〕迷阳：即荆棘。〔6〕吾行郤曲：应作“郤曲郤曲”，与上文相应，传写者误重“吾行”而误。郤曲，郤行曲行，意即转弯行走。〔7〕自寇：自取寇伐。〔8〕桂可食：桂树的皮与肉气味芳香，可供调味，桂皮可做药。

〔篇末评〕

“人间世”，即人世间，人在世间的生活。本篇主旨在描述人际关系的纷争纠结，以及处人与自处之道。庄子淋漓尽致地揭示了人间权势机构的险恶，处于一个权谋狡诈的战乱时代，无辜者横遭杀戮，社会成了人兽化的陷阱，君主任意施威，人命如草芥，祸患累累。面对这样的惨剧，知识分子的社会关怀和价值独立形成强烈的冲突，难以避免悲剧的命运。他们只能在君臣关系中保持距离，藏智匿才，这样才能免于嫉恨陷害。这种处世与自处之道是出于无奈的。

德充符

鲁有兀者王骀^[1]，从之游者与仲尼相若^[2]。常季问于仲尼曰^[3]：“王骀，兀者也，从之游者与夫子中分鲁。立不教，坐不议，虚而往，实而归。固有不言之教，无形而心成者邪^[4]？是何人也？”仲尼曰：“夫子，圣人也，丘也直后而未往耳^[5]。丘将以为师，而况不若丘者乎！奚假鲁国^[6]！丘将引天下而与从之。”常季曰：“彼兀者也，而王先生^[7]，其与庸亦远矣^[8]。若然者，其用心也独若之何？”仲尼曰：“死生亦大矣，而不得与之变；虽天地覆坠，亦将不与之遗^[9]。审乎无假而不与物迁^[10]，命物之化而守

道家的理想人物，“立不教，坐不议”，受教者达到“虚而往，实而归”的效果，有潜移默化之功。道家人物能“守宗”“保始”，“游心乎德之和”，因此凭借源自生命深处的精神力量而释放出动人的光彩。

其宗也^[11]。”常季曰：“何谓也？”仲尼曰：“自其异者视之，肝胆楚越也；自其同者视之，万物皆一也。夫若然者，且不知耳目之所宜^[12]，而游心乎德之和；物视其所一而不见其所丧^[13]，视丧其足犹遗土也。”常季曰：“彼为己以其知^[14]，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仲尼曰：“人莫鉴于流水而鉴于止水，唯止能止众止^[15]。受命于地，唯松柏独也在冬夏青青；受命于天，唯舜独也正，幸能正生^[16]，以正众生。夫保始之征^[17]，不惧之实。勇士一人，雄入于九军^[18]。将求名而能自要者，而犹若是，而况官天地^[19]，府万物^[20]，直寓六骸^[21]，象耳目^[22]，一知之所知^[23]，而心未尝死者乎^[24]！彼且择日而登假^[25]，人则从是也。彼且何冒以物为事乎！”

〔注释〕

[1] 兀(wù): 通“介”，断足之人。王骀(tái): 虚拟人物。 [2] 从之游者: 跟随他的门徒。相若: 相等。 [3] 常季: 孔子的弟子。 [4] 无形而心成: 指潜移默化之功。 [5] 直: 只，特。后: 落后。 [6] 奚假: 何但，岂止。 [7] 王: 通“旺”，

胜。 [8]庸：常人。 [9]遗：遗落。 [10]审：处。无假：无所假借，即无所待。 [11]命物之化：即顺任事物的变化。守其宗：执守事物的枢纽。 [12]不知耳目之所宜：指不知耳目宜于声色是非。 [13]物视其所一而不知其所丧：把万物看成一体，则不感到有什么遗失。 [14]以下四句的句读应作“以其知得其心，以其心得其常心，物何为最之哉”。用他的智慧去领悟“心”，再根据这个“心”返回到“常心”。常心，原始本然之心，此心无分别、无好恶作用，领悟道的真谛。最，聚集，归依。 [15]唯止能止众止：唯有静止之物，才能止住一切求静止者。 [16]正生：即正性，指尧、舜自正性命。 [17]保始之征：保全本始的征验。保，守。征，信，诺言。 [18]九军：天子六军加上诸侯三军，合为九军。这里泛指千军万马。 [19]官：主宰。 [20]府：包藏万物。 [21]直寓六骸：把六骸视为旅舍。 [22]象耳目：把耳目看作是迹象。 [23]一知之所知：天赋的智慧烛照所知的境域。 [24]心未尝死者：心中未尝有死生变化的观念。死，丧失。 [25]择日：指日。登假：升于高远，指达到超尘脱俗的精神世界。假，通“遐”，远，高远。

[点评]

庄子提出了“游心”“常心”的概念，他基于“万物皆一”的观点，在开阔的思想视野下，对宇宙作根源性的探索，超越具体感知而使心灵畅游于宇宙的奇妙的和谐境地。“游心”是一种艺术境界的审美心胸，“常心”是认识论上的探索永恒规律的心思。达到“游心”“常心”境界的人，可以在错综复杂的社会中生存自如，实现一种超凡脱俗的高超境界。

申徒嘉^[1]，兀者也，而与郑子产同师于伯昏无人^[2]。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其明日，又与合堂同席而坐。子产谓申徒嘉曰：“我先出则子止，子先出则我止。今我将出，子可以止乎，其未邪？且子见执政而不违^[3]，子齐执政乎？”申徒嘉曰：“先生之门，固有执政焉如此哉？子而说子之执政而后人者也^[4]？闻之曰：‘鉴明则尘垢不止，止则不明也。久与贤人处则无过。’今子之所取大者^[5]，先生也，而犹出言若是，不亦过乎！”子产曰：“子既若是矣，犹与尧争善，计子之德不足以自反邪？”申徒嘉曰：“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6]，不状其过以不当存者寡。知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唯有德者能之。游于羿之彀中^[7]。中央者，中地也^[8]；然而不中者，命也。人以其全足笑吾不全足者多矣，我怫然而怒^[9]；而适先生之所，则废然而反^[10]。不知先生之洗我以善邪^[11]？吾与夫子游十九年矣，而未尝知吾兀者也。今子与我游于形骸之内^[12]，而子索我于形骸之外，不亦过乎！”子产蹴然改容更

貌曰^[13]：“子无乃称^[14]！”

[注释]

[1] 申徒嘉：姓申徒，名嘉，郑国贤人。 [2] 伯昏无人：“昏”是道家所崇尚的一种人生境界，以“无人”为名，可见是庄子寓托。 [3] 执政：子产为郑国执政大臣，故自称执政。不违：不避。 [4] 后人：看不起人。 [5] 所取大者：谓求广见识，培养德性。取，求。大，指学问德性。 [6] 自状其过以不当亡者众：为自己的过错进行辩解，以为不应当残形的人很多。 [7] 殒（gòu）中：张弓弩射程之内。一说喻刑网。 [8] 中地：箭矢射中的地方，喻在刑网之中。 [9] 怫（fú）然：脸上变色的样子。 [10] 废然而反：怒气全消。 [11] 洗我以善：即以善洗我，指用善道来教导我。洗，犹教育。 [12] 以下两句是说，现在你和我交往于德的修养之中，但你却在形貌上来衡量我。形骸之内，形体之内的精神世界。形骸之外，外貌，指断足之身。 [13] 蹴（cù）然：惊异不安的样子。 [14] 子无乃称：你别再说了。乃称，犹复言。乃，读为“仍”，复，再。

[点评]

在这一节，庄子写出了统治者与知识分子两种完全不同的人格形态与价值取向。申徒嘉与上文的王骀受到当道者的惩罚而成为“兀者”，追求的是内在生命的充实。子产身居要职，所追求的是功名、利禄、权势、尊位，他待同门申徒嘉以貌取人、以势压人，以形式上的“德”来要求别人，正是“游于形骸之内”而“索于形骸之外”。

鲁有兀者叔山无趾^[1]，踵见仲尼^[2]。仲尼曰：“子不谨，前既犯患若是矣。虽今来，何及矣！”无趾曰：“吾唯不知务而轻用吾身，吾是以亡足。今吾来也，犹有尊足者存^[3]，吾是以务全之也。夫天无不覆，地无不载，吾以夫子为天地，安知夫子之犹若是也！”孔子曰：“丘则陋矣。夫子胡不入乎，请讲以所闻！”无趾出。孔子曰：“弟子勉之！夫无趾，兀者也，犹务学以复补前行之恶，而况全德之人乎^[4]！”无趾语老聃曰：“孔丘之于至人，其未邪？彼何宾宾以学子为^[5]？彼且蘄以谀诡幻怪之名闻^[6]，不知至人之以是为己桎梏邪？”老聃曰：“胡不直使彼以死生为一条，以可不可为一贯者，解其桎梏，其可乎？”无趾曰：“天刑之^[7]，安可解！”

〔注释〕

〔1〕叔山无趾：虚构的人物。叔山是字，遭刖足，脚趾被切断，所以称号为“无趾”。〔2〕踵(zhōng)见：用脚跟行走去求见。踵，脚后跟。〔3〕犹有尊足者存：还有比脚更尊贵的东西存在。尊足，谓“尊于足者”，犹言贵于足。〔4〕全德：谓道德完美、内德充足。〔5〕彼何宾宾以学子为：他为什么经常来请您指教呢？宾宾，犹频频、缤缤。以，而。学子，学于子。〔6〕蘄：求。谀(chù)

诡幻怪：奇异怪诞。[7]以下两句是说，这是天然加给他的刑罚，怎么可以解除呢？天刑之，天然刑罚，指孔子天生根器如此。

〔点评〕

叔山无趾认为孔子的道德说教不符合人的自然天性，老子则更深刻地指出孔子这样是由于没有广阔视野，不懂得顺乎自然的道理。从道家的观点来看，儒家对问题不能作整体观，不能从多面性、多元性去观察，只知一味地以礼仪规范的条条框框束缚自己。这种不同的着眼点，造成了儒道两家截然对立的价值观。

鲁哀公问于仲尼曰：“卫有恶人焉^[1]，曰哀骀它^[2]。丈夫与之处者，思而不能去也。妇人见之，请于父母曰‘与为人妻宁为夫子妾’者，十数而未止也。未尝有闻其唱者也，常和人而已矣。无君人之位以济乎人之死^[3]，无聚禄以望人之腹。又以恶骇天下，和而不唱，知不出乎四域^[4]，且而雌雄合乎前^[5]。是必有异乎人者也。寡人召而观之，果以恶骇天下。与寡人处，不至以月数，而寡人有意乎其为人也；不至乎期年，而寡人信之。国无宰，寡人传国焉。闷然而后应，汜（而）若辞^[6]。寡人丑乎^[7]，卒授之国。无几何也，去

庄子写形体丑，是为了强调心灵的美。内在生命充实圆满的人，外形如何是无关紧要的。哪怕“恶骇天下”，也不会妨害其德行之美，这就叫作“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

寡人而行，寡人卹焉若有亡也^[8]，若无与乐是国也^[9]。是何人者也？”

〔注释〕

〔1〕恶人：指形貌丑陋的人。〔2〕哀骀它：虚构的人名。哀骀，形容貌丑。〔3〕以下两句是说，他没有权位去救济别人的灾难，没有钱财去养饱别人的肚子。望，如月望，饱满的样子。〔4〕不出乎四域：不超出人世。〔5〕雌雄：指男女。〔6〕汜：漫不经心的样子。〔7〕寡人丑乎：喻鲁哀公感自愧不如。丑，惭愧。〔8〕卹（xù）焉：忧闷的样子。〔9〕若无与乐是国也：即“是国若无与乐也”，好像国中再也没人与我共欢乐似的。是，此，指鲁国。

仲尼曰：“丘也尝使于楚矣，适见狔子食于其死母者^[1]，少焉眴若皆弃之而走^[2]。不见己焉尔，不得类焉尔^[3]。所爱其母者，非爱其形也，爱使其形者也^[4]。战而死者^[5]，其人之葬也不以鬻资；刖者之屨^[6]，无为爱之；皆无其本矣。为天子之诸御^[7]，不爪翦^[8]，不穿耳；取妻者止于外，不得复使。形全犹足以为尔，而况全德之人乎！今哀骀它未言而信，无功而亲，使人授己国，唯恐其不受也，是必才全而德不形者也^[9]。”

[注释]

[1] 狔 (tún) 子：小猪。 [2] 眴 (shùn) 若：惊慌的样子。 [3] 不得类焉尔：不同一类，意指不像活着的样子。 [4] 使其形：主宰它的形体，指精神。 [5] 以下两句是说，在战场埋葬死者无棺，则不用棺饰送葬。𡇗 (shà)，古时棺材上的饰物，形如扉。资，送，给。 [6] 以下两句是说，刖者无足，无须爱屨。刖 (yuè)，古代砍足的刑罚。屨 (jù)，鞋。 [7] 诸御：宫女。 [8] 不爪翦：不剪指甲。翦，同“剪”。 [9] 才全：才质完备。德不形：内德不外露。

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之行也^[1]；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乎其始者也^[2]。故不足以滑和^[3]，不可入于灵府^[4]。使之和豫^[5]，通而不失于兑^[6]；使日夜无郤而与物为春^[7]，是接而生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8]。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外不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9]。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哀公异日以告闵子曰^[10]：“始也吾以南面而君天下，执民之纪而忧其死，吾自以为至通矣^[11]。今吾闻至人之言，恐吾无其实，轻用吾身而亡其国。吾与

“德者，成和之修也”，正是说“德”的最高境界就是达到人与自然、人与人的和谐修养的境界，这是呼应首章“游心乎德之和”而提出的。“内保之而外不荡也”，着重强调对内在生命充实圆满的追求，而不看重外在的表现形式，这种最完美的“德”是《德充符》的主旨，也是道家所崇尚的人格形象。

孔丘，非君臣也，德友而已矣。”

〔注释〕

〔1〕命：天命，自然。〔2〕知：同“智”。规：读作“揆”，揆度。〔3〕滑和：扰乱本性的平和。滑，乱。〔4〕灵府：指心灵。〔5〕和：和柔之性。豫：安适。〔6〕通：通畅。兑：悦。〔7〕日夜无郅：日夜都不间断，意指经常保持愉悦的心情。与物为春：与万物同游于春和之中，谓万物欣欣向荣之意。〔8〕盛：至，极。〔9〕成和之修：完满纯和的修养。〔10〕闵子：孔子弟子，姓闵，名损，字子骞。〔11〕至通：非常通达，指明于治道。

〔点评〕

“才全而德不形”说到才性的保全和德的不外露，关键处还在于心的修养。人生的旅程中，总会遭遇到种种的变故和价值的纠结（比如生死存亡、穷达富贵、贤愚毁誉、饥渴寒暑），这都是事物的变化、运命的流行。生命中的种种际遇，有的纠结，可以经由主观的努力而获得改善；有的变故，则人力所无可奈何！最重要的还在于不能让它们扰乱自己平和的心境。

有关“才全”的谈话，有两个论点值得我们留意：其一是它有关“才”的议题的出现，其二是“灵府”的审美意趣。“才全”是讨论如何保全才性或才质的问题。“才”是战国诸子争鸣的一个议题，由才性的议题也可以看孟子和庄子的思路的异同。孟子所说“才”和“心”都属伦理性概念，而庄子此处言“才”归结到“心”则赋予审美意蕴。

“灵府”是庄子为了言及心的作用而创造的一个新的概念，庄子进而阐述了“灵府”的审美意趣——“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是谈审美主体或艺术创作主体首先要培养心灵的安然自在，有如《田子方》一则寓言写画家“解衣般礴”所表露出艺术家的神采，宋代画论家郭熙说：“庄子说画史解衣般礴，此真得画家之法。人须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画意》）艺术创作者“养得胸中宽快，意思悦适”，正是“使之和豫，通而不失于兑”的另一表述。

庄子笔下，常巧妙地把自然界拟人化，将自然界作为人的情感的对象化来反映；在庄子的世界里，人的情意与大自然联为一体，因而心神活动常反映出大自然的节奏，就像郭熙所说“春山烟云连绵，人欣欣；夏山嘉木繁阴，人坦坦”（《山水训》）。庄子所谓“喜怒通四时”，正是此意。

闾跂支离无脤说卫灵公^[1]，灵公说之^[2]；而视全人，其脰肩肩^[3]。瓮盎大癭说齐桓公^[4]，桓公说之；而视全人，其脰肩肩。故德有所长而形有所忘，人不忘其所忘而忘其所不忘，此谓诚忘。故圣人有所游，而知为孽^[5]，约为胶，德为接^[6]，工为商^[7]。圣人不谋，恶用知？不斲^[8]，恶用胶？无丧，恶用德？不货，恶用商？四者，天鬻也^[9]。

庄子对人
形与人之情
的区分，说
明人的精神
可以作用于
人的形体，
使人在社会
性的存在中
保持个体的
独立性。

天鬻者，天食也^[10]。既受食于天，又恶用人！
有人之形，无人之情。有人之形，故群于人，无
人之情，故是非不得于身。眇乎小哉^[11]，所以
属于人也！警乎大哉，独成其天！

〔注释〕

〔1〕闾（yīn）跂支离无脤（chún）：虚拟人物。曲足、伛背、无脣，形容形残貌丑之人。说（shuì）：游说。〔2〕说之：喜欢他。说，同“悦”。〔3〕脰（dòu）：颈项。肩肩：形容细小的样子。〔4〕瓮盎大瓿：形容颈瘤如盆。〔5〕以下两句是说，以智巧为灾孽，以约束为胶漆。〔6〕德为接：以施惠为交接手段。德，小惠施人。接，交接。〔7〕工为商：工巧是商贾的行为。工，工巧。商，商贾的行为。〔8〕斲（zhuó）：同“斫”，砍削。〔9〕天鬻（yù）：大自然的养育。〔10〕天食：受自然的饲食。〔11〕以下四句是说，渺小啊，与人同类！伟大啊，和自然同体。警（áo）乎，高大的样子。

惠子谓庄子曰：“人故无情乎？”庄子曰：“然。”惠子曰：“人而无情，何以谓之人？”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恶得不谓之人？”惠子曰：“既谓之人，恶得无情？”庄子曰：“是非吾所谓情也。吾所谓无情者，言人之不以好恶内伤其身，常因自然而不益生也。”惠子曰：“不

益生，何以有其身？”庄子曰：“道与之貌，天与之形，无以好恶内伤其身。今子外乎子之神，劳乎子之精，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1]。天选子之形^[2]，子以坚白鸣^[3]！”

〔注释〕

〔1〕槁梧：枯槁的梧桐树。瞑：古“眠”字，睡眠。〔2〕天选：天授。〔3〕坚白鸣：即惠施提倡离坚白的观点，“坚白”之说见于《齐物论》，是战国时名家的著名论题。

〔点评〕

这一段庄子与惠子的讨论是承接上文“有人之形”“无人之情”而来。庄子“无情”的真正含义是不委情肆欲，不劳神焦思以至于斫伤性命、涂灭灵性。对外界的一切人事变化不加介意，放松自我，不作人为的增益，而是尽力净化人的情感和心灵。只有这种有德而无情的人，才能真正体悟到天地之大美，才能与天地并生，与万物为一。

〔篇末评〕

本篇塑造了六个特型人物，反复说明形残貌丑不足以影响道德纯美的价值。借许多残畸之人德行充足的验证，旨在破除外形残全的观念，重视生命内在价值的提升。“德充符”就是道德充实的体现，这里的“德”不同

于儒家所讲的限于特定人伦关系的行为规范，而是由人际关系扩展到人与自然的关系，将人置于广大的宇宙自然之中，以体现宇宙的规律性、无限性以及人与自然之间的不可分割的整体性。这些外表丑怪的形象，在庄子笔下显现出美的光辉，他们不自废自弃，不让萎缩的残体侵蚀充实的心智，追求形体之外的更高价值，重视整体的人格生命，在崇高的生命中自然流露出一种吸引人的精神力量。